

新大陸

61



New World Poetry Monthly, Dec. 2000
詩雙月刊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六十一期

- 詩人陳本銘紀念特輯
- 斯坦利·庫涅茨小輯

目錄

No.6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人陳本銘紀念特輯 2-15

- 陳本銘簡歷●陳本銘遺作十一首
- 張錯〈秋恨〉●黎啟鏗〈瀟灑而來，瀟灑而去〉
- 萬峰〈悼藥河〉●非馬〈未成熟的秋〉●心水〈哀吊詩人藥河〉●榮惠倫〈風裡的驀然回首〉●藍今〈番石榴樹的輓歌〉●林德功〈燃燈的人〉●黃奇峰〈詠蝶〉●輓詩二帖（西牧／劉保安）●陳澄海〈老友之死〉●懷玉子〈悼念藥河……〉●冬夢〈河水道別詩聲……〉●陳國正〈雲不再流浪了〉●餘弦〈寄藥河〉●藍斯〈有一條河〉●銀髮〈送行〉●杜風人〈藥河〉●盧寒星〈揮不去您寂寂詩魂〉●石鈴〈詩疾……〉●李志成〈洩在自己河裡的人〉●秋夢〈三十二行〉●余問耕〈半局〉●秀陶〈記本銘的喪禮〉

詩創作

黃伯飛	文明的起步點／詩傻子	16
季陽	自畫像	16
紀弦	諸神之足球賽	17
海上	Crystal Wedding	17
遠方	失落的迷惘	18
伊沙	我相信這是真的／熊貓牌香菸	19
黃梵	集體舞／跳房子／晚情	20
楊邪	讖言	20
秦松	趕墟者的註釋／雪季進行式	21
黃河浪	雙人舞	21
嚴力	www.qingwang.com	22
魯鳴	夢中暗示	22
杜運雙	同	23
呂建春	兩條河／寒山夜／啟示錄	23
藍亭	粘裂的另行／大地	24
莫云	秋意二則	24
張國治	選舉素描	25
王露秋	影子	25

嶺南人	漂水花	26
馮學良	這一夜風月的事	26
冰馬	合同／一個美國紳士的想法／對愛情的思考	27
塞遙	鳥籠	27
陳銘華	還原／輪迴／為什麼是紅	28
李雲楓	水晶	28
馬帝爾	五月的寺／手的表達	29
夢詩	秋在紐英倫	29
夢羽等	母語	30
揚子	蘇州婦人	30

譯詩

張子清	斯坦利·庫涅茨小輯	32
中詩英譯	鄭煒明詩選譯●Jianqing Zheng	36
張索時	里爾克詩三首	38

評介

非馬	給一位年輕詩人的兩封信	39
秦松	回歸不是重複	40
黃伯飛	說詩小札	41
鄭建青	血淚的見證	42
劉耀中	威爾斯詩人戴倫·托瑪斯	43

讀者來函

佑子	請別亂拋名詞	31
張莖	湊熱鬧之外	4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	-----

封面圖案	陳本銘《四方城》封面
------	------------

編輯筆記

●參與創辦本刊並於早期兼任主編之一的詩人陳本銘，不幸於今年九月廿八日病逝。為紀念詩人對詩的奉獻精神，我們籌組了本期的《詩人陳本銘紀念特輯》，特輯分為詩人遺作及悼亡詩文兩部份。前一部份主要為詩人未發表的詩作，已發表的僅選三數首作代表；後一部份為詩友們悼念詩人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遠在越南的詩友們在接獲噩耗後，即時為陳本銘舉辦了一場燭光追悼晚會，並將追悼詩透過網路寄來。為配合特輯，我們選取了詩人陳本銘為詩集《四方城》封面而設計的畫作為封面。本特輯的得以完成，應特別感謝香港的冬夢、越南的陳耀祖、洛杉磯的秋原等詩友之協助。

●由於《詩人陳本銘紀念特輯》的事出突然。原擬於本期推出的澳洲《雪梨詩輯》將延至下期。此外，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由本刊編委達文從歷年《新大陸》中編選的各類詩特輯、詩人專輯、專訪、專論等欄目將於不久在網路上與讀者見面，請大家留意正式推出的消息。

●為了方便起見，大宗郵件、掛號信件等請直接寄往本刊編輯部地址：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另透過電子郵件投稿的作者，請盡可能用Big 5碼。

●由佑子先生發表於本刊第五十七期的一篇文章〈中國有人？中國無人〉，而引起的“讀者來函”經已延續數期。編者原以為一篇嚴肅的批評文字，縱使有意見不同者，應是就事論事的提出，而非不痛不癢的湊熱鬧，更不應流為互相攻訐的文字。可惜一連數期收到的都是這樣的回應，為了給讀者一個發表不同意見的機會，編者當初破例刊出。不過，我們的篇幅寶貴，正如本期張堃先生〈湊熱鬧之外〉所說，今後讀者若非就“評論要點作探討辯正”，而“只見情緒性的反應”的來稿，我們將不再刊出。

§ §

New World Poetry 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E-mail : tchanw@yahoo.com

網址 : <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陳本銘簡歷

詩人“藥河”——陳本銘，一九四六年出生於越南堤岸，原籍廣東省恩平縣。曾就讀於博愛學院、戴高樂法語學院、明德大學，畢業於美國洛杉磯 LA Trade Tech. 學院美術設計系。

陳本銘少年時，愛好中國畫，更醉心於現代詩的創作。為六〇年代越華文社的活躍份子，和當時的銀髮、趙中中、尹玲、吉子、斯冰、秋原等交往熱絡，家中成了文人的聯絡站。

本銘篤信佛教，曾和當時的年青法師寧雄、惟日、今三以及畫家陳賓陽、張達文等籌組“華宗佛教青年會”，參予廣肇醫院的重建及創建正覺學校，並曾執教鞭作育英才。

七四年進入新聞界，七八年和夫人李美庭結婚，女兒約緹於七九年誕生。後來無辜被捕勞改。八九年獲得特別庇護來美定居，和詩友陳銘華等人創立《新大陸》詩刊，推動海外現代詩運動。九四年初次癌症手術養病，九八年再做治療擴散手術。日後身體雖日漸消瘦，而詩作卻增多了；直到2000年九月廿八日，和病魔搏鬥多年後與世長辭，留下給文友無限哀思。

“文章千古事”，陳本銘一生對現代詩的執著奉獻，將會隨著詩的傳誦而永遠留在人文的記憶中……

陳本銘遺作

◎李雄風

撰

心 經

（心經段落）

經卷裡住有
一首未完篇的詩
漬有唇瓣的玫瑰血印
離叛的網道交駁在行字間
干預著我的早課

（心經段落）

那人在南方的南方
那人在西方的西方
那人在
無論哪裡的哪裡
郝駐錫在我血液的氧內
任何時刻
使其紅
便澎然紅起來
使其成浪
便捶擊我的木魚
以鏗的語言
反彈自我面向的岩壁

（心經段落）

天雨眾花沾染我身
月白袍服鍍上夕陽顏色
心經攤展在夜露的蕊心
記憶中的一朵淚
沿著時間荒蕪的大臉
從西貢某個市鎮
漂流至阿罕布拉的下城

(心經段落)

我攤展自己
向天空如一卷經文
衣袍卸在落花之上
謐靜 好大的鏡面
可以
照我河床底下的休憩
照我族人海上
比驚濤更驚駭的神色
流落的魂魄在水中
舉著稜骨的手漂浮
看每夜升起的月
落下的月
油然記起故鄉野地
漫遊的燈籠
炮擊之前
冉冉落下的照明彈……

(心經段落)

木魚時時裂著傻笑的口
一副數學家的態度
默算你一捶一擊
救平受想行識的暴亂

經常的來客

——致死亡

面對著你，我仍然活在，無異
幽了你一默。當我不在的時刻，
卻幽默了自己。

我知道你會來
你會來 遲或早的問題而已
因為你是經常的來客
企圖偷竊我的記憶
趁著完全柔軟的一刻

有時候 你坐坐就走
或者我們以沉默聊聊天
但你的眼神總那麼專注我的
等待它光采殞滅嗎？
而且拒絕我預備的飲料

我知道我家的
茶 帶點香味的暖
咖啡是燙口的濃郁
而你屬於冰冷
我昂高的談興讓你沒趣
當你訕訕地要離開
我只好打住話頭 說
：有空再來

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從一匹頭髮想起

從一條頭髮的彎度
白成蘆花夾道的鄉路
轉折回到曾經國土
你在彈窪裡吊唁倒影
無以名之的游魚冒上來
爭噬著
你戰時的少年臉孔

從一管頭髮的密度
中空成越洋的隧道
時間 站在彼端
蒙著臉露出凝神的眼睛
看你在浪的白牙出走
鹽漬在鏽蝕的身軀
風不停撩撥昔日的黑髮
一片流亡的土地
龜裂著
你中年麻痺的臉孔

而後從一匹頭髮想起
那人在井前滌洗的體態

虹和拱橋的線條
在木杓的水聲裡拔起
你後現代的扭曲塑型

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釋

我的背面是一片藍
沒有投射的影子
影子 一逕地動亂著
企圖掙脫我腳跟下的癡纏
在天光下自由行走

清淺的綠在背後
葉子借著風
把晨間顛覆為午後
露珠摔下來
雀鳥四散飛起
時間
為了釋放自己
碎了一地

九八年六月十八日

一口窗的 五種景緻

一、霧封

雲的姊妹們
絕早便湧去窗臺
隔著玻璃喧囂
那些白皙而擠得變形的臉
如著了魔
在一場米高傑克遜的演唱會裡
我把帷幕落下
免得那些尖叫煽情
慫恿我捨身躍下

二、雨來

序幕是輕雷
隱隱沉沉鼓的定音
惹得蹄聲 馬匹
被風勢所驚而嘶喊
這便是兵法裡的拂曉攻擊麼？
趁夜來思鄉失眠
鐵和血漸次解溫於
誰家越鏘
的一曲邊疆晚雨裡

*〈邊疆晚雨〉是越戰時期南越政府禁止公開演唱的歌曲之一，理由是靡靡之音會瓦解將士們的抗戰意志。

三、月升

似乎
所有的聚光燈都一一熄滅
賽事完了
勝者敗者從熱熾
和灰冷裡整頓賦歸
縱然
The game is good game
徒然拉鋸了好幾個OT
最後還是暮鳥四散
只有旁觀如我者
發覺那黃澄澄的
球 不因寂寞而
冉
冉

自升

九五年三月廿三日

四、晴放

陽光
先是一記鈐印
猛地捺在

左上角
的白色建築和棕櫚之間
遠山悠悠從夢裡返回
還略添宿醉的紫淤
俄而 陰陽立判
賓主分明 佈局是
上方留著無極的青空
懸住
腳下千鈞的房子和樹
這便是你
由時間背後
寄來的明信片麼？
風暴數天
怪不得色差顯得那般兀突

九五年三月廿四日

五、日正

靜止還原於靜止
喧鬧騷動是沒有倒影的
凝鏡在日正當中
似乎只有
一些蒸發的意象
企圖搖動景緻
時間 固體的一條水
滯流於感覺間
我突然想起時下一窩蜂的詩
題旨如落花
墮溷墮茵儘管煞有介事
不妨從題目略開去吧
水落在下

石出在上

你說

所謂隱題詩者

當如是講

九五年三月廿四日

後記：九四年五月底患直腸癌，手術後每月必須住院四至五日作化療。醫生說療程一年。今年三月底

照例住進阿罕布拉市的仁愛醫院，算時間我在這裡已十進十出了。院內清靜，每個病房建築格局和擺設大同小異，但都有一口大窗可供遠眺近觀外邊景緻，這組小詩就在不同的病房面對每口不同開向的窗醞釀寫成的。每次入院，我都背了一個背囊而去，那樣子像是去露營，囊裡除了必需品和衣物外，全是書籍、詩集和校選給詩刊的稿件。我住的是單人房，一切活動都不會影響別人，讀書、看電視、聽音樂、寫詩、校稿皆自由自在，唯一的牽繫是靜脈血管裡拖著針藥，長長的塑膠軟管盡頭連接兩座藥控器，使我頓覺人的軀體皮囊不過是在死和生之間漂飛的紙鳶，而生和死的那種牽繫往往關係薄弱，祇須輕輕一斷，豈非更大自在。

九五年三月廿八日

番石榴樹次篇

偶爾轉側 葉影
便變更刺青的位置
額上 臂上
甚而恣意嚙著
弧度袒露的背彎

那是一株時常結果的
番石榴樹
澀時淺青 熟時
絳紅帶有澄黃的核籽

他唯一癖好
從午後到黃昏
收藏琴聲和
耳語的隱私
然後
拖著露台的倒影
送你上遠眺的樓頭

我摩托車的後燈
明滅在夜霧
以外 層層橡木林子

九五年三月十五日

榴 槿

迴腸的三公里路上
我和雨競相疾走

我想。
在雨裡回來真好
最少你不覺
風塵狠狠橫越
我蒼意修飾過的臉上
忙不迭印乾髮緣的清水
寬衫晾在
木樓當風的窗檻

在雨裡回來真好
我想。
那忙亂是一種沁透的憐惜
你竟然失覺了
挽回來的一匝香息
三公里外的
留連在
爐火的背光面

九五年

之 前

——給DT

洪水之前想及火
城破之前想及愛
灰燼之前想及手
手是昨夜撒離的夏日
執著一莖自焚的玫瑰

越過季候的邊界
河涸之前想及雪
燈滅之前想及雨
死亡之前想及你
你移動在光影反差裡
掠起遠近記憶的鬣塵
透逾宿命的藩籬
這一切
這一切之前已經許諾
時間窄門中
我們牽手走過呼和吸的斷層

水 殮

我喜歡
癢癢的啞喋
一千萬張
吻別的唇瓣無言
吞吐成漩渦
吸我入你腑臟

再世時
我滿意自己是汽泡
仍然所謂
虛無主義

我喜歡軟軟的沉陷
一浪浪
搖我入睡
搖搖 搖著說
漾開去髮膚肢體
飲酒寫詩的
腦神經
淪為你的支流
或者主流

我滿意
盪漾的分解
貼切生前身世

我喜歡這樣
溫溫柔柔的磨蝕
遠行
其實並不離去

九一年八月十七日

螢 火

來不及驚叫
刷一聲
天 便黑下來了

祇因為想及西貢
故鄉
停電的雨夜

來不及說Cheer
一口酒便將
月亮
骨啣灌下肚裡

你我
便可以回去
這樣
打著螢光
手電筒

九〇年七月十一凌晨

第八日

……上帝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
就安息了。

——創世紀第三章第三節

翌晨，我著手
展開我的創作
以痛苦為骨
喜樂為肉

秋 恨

◎張 錯

每次離別
都是當年慣用方式
不著言語 祇只
一泓霧裡上路的眼色追隨
——陳本銘〈行香人〉

想不到過了中秋，你就走了，那種恣態，頗似張愛玲，沒有愛戀或怨懟，只有，我想，是對人生一種無奈與漠然。九月廿八日晨你走，我一無所知，當晚深夜乘機赴台。十月回來，檢閱舊報，因副刊曾告知四日會上一篇短文，抽閱之下，赫然發覺我倆同台演出，只是這次你以身殉，以訃聞方式告知世人你已遠遊，並且一去不返。

方寸大亂之餘，我強行收拾悲痛，並以一貫沉默與冷酷，開車上路。已經過了午後時分，造化弄人，天不讓我們見最後一面，我默然無語，一一處理日來擱置已久的公務。世間諸事本是如此，你在悲苦別人在快樂，但是快樂的別人不但無知於你的悲苦，同時還期待你與他們同樂。相反，有時難得樂在其中，喜上眉梢，卻要講解莎翁四大悲劇，那又是另一種大煞風景心情。暮色深沉，慢慢沉澱著我們交往回憶，雖是短短數年，卻是香醇清冽，頗堪宿醉。

當然要從《新大陸詩刊》說起，這是一本在美國唯一定期出版詩刊，當初你和陳銘華兩人就是台柱擔綱。我看到不只是詩的愛戀，而是詩的堅持，猶似愛情，相悅愛戀容易，日子堅持便困難

得多。在困厄的時代，人文沉淪，功利交煎，許多所謂堅持，更經常流入孤芳自賞危機。然而記得那夜和內子赴約，和你與銘華相會，一夕長談，讓我另眼相看。因為聽到的不止是海外詩人艱苦歷程，或是越南華文詩歌辛酸成長，而是一段不折不撓學習與追尋。我長年海外飄泊，相交作家數以百計，然而許多時候，往往是你知道他們地方來歷比他們知道你的多。即使來自台灣本土，那種脫節情況也會令人目不忍睹。中國現代詩發展，自五十年代台灣便是一股主流，雖然一道曾與五四傳統脫節，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然而血濃於水，藕斷絲連，曾何幾時又是從無到有，帶動中國抒情一脈傳承。

驚訝的我，面對著你們倆對台灣現代詩壇種種往事的熟悉，侃侃而談，遂而思考到另一個更嚴肅課題：詩人語言可以以國籍劃分，但同一語言的創作，國族藩籬便需突破而追求民族溶和。其實海外詩人那分得出那麼多越華、菲華、美華……？如果同屬華語系統，即使文化背景殊異，也無足影響共享有的互補共性。固步自封或自大於自己源流，將更自囿於更大局限。同樣，許多海外華人文學，往往著眼於共相的“海外”，而不知全世界殊相的“華”，才是力量的凝聚與挑戰。

寫到這裡，秀陶來電，談及與你種種往事，感觸良深。在洛杉磯，我和秀陶，算得是碩果僅存

的台灣詩人，共同分享台灣現代詩一段過往，那種感情也算得是相濡以沫了。在美國，無論西岸或東岸的城市，台灣詩人數字均以基本奇數計算，如果能算以偶數的兩個，便算得是眾多了。但在洛城《新大陸詩刊》凝聚的一批海外詩人，有如百川匯海，亦頗曾熱鬧一時。最能令人緬懷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中秋，籌辦了一個〈以詩迎月：今夜星光燦爛〉的中秋節現代詩朗誦晚會，遠道來自舊金山的紀弦、康州的鄭愁予、西雅圖的楊牧、聖地牙哥的葉維廉，以及洛城本地的你和銘華，我和秀陶，在長青書局分別上台朗誦詩作。由於銘華和你的努力及協調，不但把活動辦得出色，更出版特刊，把那夜誦讀詩作及詩人介紹編印成冊，讓在座聽眾能夠以閱讀補朗誦之不足，我曾這樣記述：

其實這次現代詩歌朗誦晚會的詩人組合，已展露繁複文化背景結合的端倪。許多詩人不止具有台灣詩人身份，同時亦是海外詩人，另外，這次參加演出的洛杉磯本地的新大陸詩社成員三人，除秀陶原有的台灣身份外，其他如陳銘華、陳本銘更帶著越南華裔詩人身份，他們與台灣及中國大陸的詩歌運動更息息相關，血肉相連。

是的，就是這一夜的中秋，以及它的永恆，帶給我長久不息的震撼顫動。張愛玲逝世於前夕，我經常願意這樣想，如果她知道，並且還存活，一定也願意，以平常百姓心情，做一個普遍在座聽眾，以詩歌來洗滌市居煩俗的心

靈。至少，我的朋友胡金銓那晚便赫然在座，全程參與，沒有高談闊論，只有默默聆聽。

而那本特輯封面，就是由主修美術設計的你來設計。許多人沒有留意或不知道，那晚在長青書局門前迎風飄揚一面帘旗，有如牧童遙指杏花村的酒館，也是你的貢獻。

你的病情我早有所悉，因此格外留意你處世與詩的呈現，那夜除了本文前引的一首對生命如履薄冰的〈行香人〉外，你還讀了一首短短的〈風想〉，並引用禪宗“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的典故後——

衣衫獵獵
摺疊驟起的鐘聲
早課經文兀自翻騰
如夜來輾轉一燈
靜默焚燃肉體
應無所住的花
落在潔亮腦袋

阿彌陀佛
早年飄洒的髮
自在無礙

我的朋友閻雲醫師在“希望城”醫院工作，曾告知兩刃之劍的“化療”效應，我想，就有“如夜來輾轉一燈，靜默焚燃肉體”吧。其中亦包括脫髮，因而讓詩人想起——花與髮，皆是空相，“落在潔亮腦袋”。

後來髮長回來了，儼然沒事人一樣，依然自由飄洒，打球、寫詩，做喜歡做的事，我所知大概如此，極為有限，飄泊的我，常

常覺得莊子的無情，實是至情。這一群海外飄零的人，有國難投，有家難歸，有如魚群涸於陸地，與其相濡以口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因此，我經常保持著一份不得不如此的遙遠，但望能有知音，於相忘中保持一份不敢相忘的信念。然而事與願違，譬如年初開始曾被一連串病魔纏繞，雖是折磨，亦無大凶，然而近乎半年的折騰與困擾，讓我有如隱入山中雲深不知處，而不見諒於他人。到了深秋，在露水濃郁夜晚，常有一種秋恨，那種感覺，就像李商隱的一首〈暮秋獨遊曲江〉：

荷葉生時秋恨生
荷葉枯時秋恨成
深知自在情常在
悵望江頭江水聲

荷葉榮枯，有如生命許多歡聚與離恨，然而春去秋來，江水長流，生命的許多情份，仍然倚賴著一個短暫無常肉身！這真是最大的諷刺與無奈。朋友，這篇〈秋恨〉裡和你說的話，比數年相交所說的話加起來還要多。你是廣東人，我奔喪來遲，就讓我引唱一段白駒榮的〈客途秋恨〉來送你——

涼風有訊，秋月無邊……
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是以孤舟沉寂晚景涼天……耳畔聽得秋聲桐葉落，又見平橋衰柳鎖寒煙。觸景添情，懊惱懷人，愁對月華圓。

瀟灑而來 瀟灑而去

◎黎啟鏗

本銘，你走了。你走得突然。雖然你的走是在大家意料之中，我們總有一份不甘不忿，不捨不依。我們更佩服你能夠把一場一般只能玩六個月的生命的牌局，漂亮地足足玩夠六年又四個月。雖說癌是穩贏的莊家，你能夠以有限的本錢，以小搏大，憑著堅毅的勇氣以及不撓的鬥志，按牌理亦不按牌理，打出了一張張出色的牌。我們知道，你有信心打贏，正如你相信日新月異的醫學科技終能戰勝癌症惡魔！只可惜你極度虛弱的身體等不到有新藥發明的一天。隨著時間的磨蝕，你的賭本愈來愈少。而按照遊戲規則，賭本輸光了就必須離席，縱然你預知下一局你就會拿到好牌把生命贏回來。人生就是這般的無奈，失望也罷，哀痛也罷。來到美國，你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捱到了美工系大學畢業，正準備幹一番事業，卻霹靂地從醫生那裡得知患上癌症這個殘酷的事實。癌，擾亂了你生命的節奏，粉碎了你人生的美夢。一如在越南，你曾經被共產黨關進監獄，復被轉押至偏荒的地方去接受勞改。面對人生的橫逆，命運的播弄，你卻始終保持著對人生的希望，對生命的憧憬，對理想的追求，對正義的

堅持，對寫詩的熱情，對愛情的執著；浪漫瀟灑，樂天知命。而你一生坎坷的遭遇，正好加廣加深你對朋友的熱情真誠，對貧弱者的關懷，對被欺壓者的同情。更值得一提的是，你那種不屈服，不妥協，不容忍，不畏縮，不逃避的性格，是眾多朋友所欣賞的一條漢子。

本銘，你真的走了。癌一直纏著你不放。六年來從未間斷的化療，雷射療，放射療等等，一切可行的療法都已經試盡，你亦被折騰到苦不堪言。但是你從來不哀鳴，不怨嘆，不頹廢，不放棄。甚至當你得知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部的時候，你仍然信心滿滿的相信自己還有十年可活。你拒絕死亡，正如你拒絕放棄對癌症進行的殊死搏鬥一樣。

記得在你臨終前的一晚，我還跟你在電話上交談，你說你感到很疲倦，恐怕後天不能去見王育梅和她另一位也患癌症的朋友，要我代你取消約會。是你太太後來告訴我，那天晚上我們通話之後不久，你便陷入昏迷狀態，翌晨送院搶救不及，病逝於阿市仁愛醫院。

安息吧，本銘。安息吧，詩人。每個認識你的人都懷念你。你只是放下了多病的軀體，並沒有帶走你燦爛的音容。你的性格，你的作品，將永遠深植在眾多親友和讀者的腦海裡。而你快速的告別方式，比之經年累月呻吟床榻的病人，何嘗不是你修來的福氣。也像你的性格：永遠拿得起放得下，瀟灑而來，瀟灑而去；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萬峰

悼藥河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還記得
少年十五二十時
同年 同硯 同行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曾經是
青年的共同志業
課室 操場 教鞭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最難忘
盛年 歲月被蹂躪
散離 尋覓 渺然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意外地
中年天涯再重逢
暢懷 愉悅 激勵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突然間
長年與癌魔搏鬥
養病 奮起 長逝

我仍沿著江湖的春水
你卻駕乘蓮台的彩雲
低吟著
四十年草堂禪唱*
蓮池 極樂 再
會？！？！？！

九月二十九日於台北旅途

*本銘兄曾為我寫過兩首詩：
〈沿著江湖的春水〉與〈草堂禪

唱〉。

■非馬

未成熟的秋

——悼本銘兄

就讓被摘下的
你
這樣子在我心頭
青澀

也許有一天
你臨終的手勢
瀟灑如落葉
飄旋
你最後的嘆息
滿足如熟果
墜地
而我的心
秋日般
寧靜

2000年10月12日于芝加哥

■心水

哀吊詩人藥河

昨夜鈴聲說你風一樣
飄走了，我恍惚神離
苦苦追憶六月三日那天
洛杉磯重逢，我們歡喜了
整整一個永恆的下午
輾轉床第期待那
“整畝城市的燈火”
沒有被你一手捻熄
今早我彷彿如夢遊者
希祈在空間另度磁場裡
再碰上你，好把你每種表情
神態聲音細細刻印

我尋尋覓覓，總想將兩次相聚
縫合在心底，忐忑的抽出
你的詩集捧讀。總是難信
死別來得如此突然
離去之前，你用生命
“孕育的一首詩”是否已面世？

後記：括號引自藥河詩句，闊別二十多年的詩人西牧深夜來電，驚喜中卻傳達藥河噩訊，心如電殛。在越南神交，九一年旅美初遇詩人，今年六月再蒞洛杉磯知藥河已和癌魔抗爭數載，精神頗佳，不意詩人英年早逝，如風飄走。關山遠隔，未能送殯，謹以此詩遙祭詩人在天之靈！

二千年十月八日於墨爾本

■榮惠倫

風裡的驀然回首

——悼念藥河船長

杏花村的酒早已熟了
烹茶的冷泉卻冷著
不在乎拗折天下人嗓子的*
那漢子 兀自不在江湖

坐看水雲鄉
山山的憔悴襲袖而來
風裡 驀然回首
曾經的飛觴酒令 潑墨詩籌
笛捲琴停歌歇
秋遊的鳥啣住多病的菊
蝴蝶夫人醉醉的扶著黃花瘦了

一溪楓落 化千只的船隊
船上旌旗笳鼓 軍容浩蕩
數千羽衛 萬眾兵甲
帳裡 獨不見孫吳
(一冊航海日誌

出發自湄公河的水湄處
巡弋至南加州的港灣
漂泊了逾半世紀的煙硝流離
以及笑拈些些灑脫的情迷
終於告別了地球儀的切線
寫上句點 再沒有電子地址
也錯失了羅盤座標與星圖)

您 互是存在是虛無
互是星辰是河嶽
是嶺外的半壁大川
是一灣江流一帶的荻花
一奕棋便足足圍觀一個千禧
您真的叩訪了五柳先生 是嗎？
或者已驛馬六朝的棧道
篋裡的 晉帖 宋詞 唐詩呢

兀自曩遠的滄溟 水田阡陌
月冷三更 情懷舊雨
臨 一瓣心香 怎耐得住
萬籟的露寒

*摘自《四方城》詩集藥河自題。

千禧年十月脫稿芝加哥

■藍兮

番石榴樹的輓歌

——悼念詩人藥河

十多天前你還伴著另一半，歡度
伊的芳辰，而你竟在自己生朝前獨
個兒走了。

清晨醒來
總得把頭
朝向軟枕
輕叩

就叩這一下

感謝昨日
整整的一日
是賺來的
你說

豁達就看到坦途
還可以寫詩 駕駛
和打籃球
走時想定必瀟灑
偶爾也會因體力透支
摔交的時候

優閑裡愛翻閱宋詞
陽光在番石榴葉間灑下
挺詩意的庭院
滿庭的葉影
恣意的在你額上
臂上 或背彎上
刺青

今晨你忘了叩謝
賺來的昨日
你已在枕上
折騰了一夜
無眠

這回真的走了
也不揮手
你摩托車的後燈
明滅在夜霧
以外 層層橡木林子*

*最後三句是藥河佳作〈番石榴樹
次篇〉結尾三行。

■林德功

燃燈的人

——紀念本銘兄

我不經意的望向天空
一片白雲輕輕飄過

懶洋洋的氣候
這一刻人生的主題已不重要
朋友走了，後園的紫菊還盛放著
還來不及告訴你

朋友走了，如一本徐徐合上的書
再沒有新的篇章大家傳誦
去年我來洛杉磯
亮麗陽光中有你暖暖的問候
詩人笑得仍然燦爛
而且計劃，回故里走走
探望你心中一直記掛著的
再生的城——西貢

千絲萬縷的故事都始於此
美麗而且四季如春
適宜戀愛，亦適宜失戀
詩人也不免癡癡纏纏
鴛鴦蝴蝶畢竟只為了賦寫新詞
讀書、寫詩、寫畫……
這大約是你最滿意的日子了

戰爭什麼時候淡入以及為了什麼
很多人不知也不想知
“答案，我的朋友
在風中飄揚
答案在風中飄揚”
反戰的歌重覆地唱
像岩谷的迴響發人深思
想一想，戰爭無論對錯
總是叫人流淚……

此刻你已不再寫畫
工筆的蓮花開在心中
有人四處奔走如驚慌失措的灰鴿子
有人只遺下零碎的日記
書信和蒼白的軍裝照片
並且將自己的名字
雕上了冰冷的碑石
路人經過望望
還不知什麼一回事

那人已匆匆走完了一生
希望與朋友，就如好的天氣一
樣
令人可以舒適的過日子
洛杉磯是你最後駐腳的地方
而我一直嘆服
寫詩未敢言倦的你
緣何此際，你放棄了詩
放棄詩等如放棄了一切
或許你只是換了另一角色
逍遙自在，把詩點燃成燈
“譬如一燈燃餘燈
其明轉多……”

■黃奇峰

詠 蝶

——悼藥河

生命的嚴冬尚在遙遠
您就追隨秋的涅槃西航
短短的一生
留下令人思念的翩翩躑躅
追求詩美的飛天
沒因現實的花蜜少而喟嘆
眾生在您的眼瞳裡
沒有輕重貴賤之分
默默接受命運的擺佈
從未怨天尤人
悄悄地您來，好一道天虹
悄悄地您走，乘著蓮台的彩雲
我們吟詠您的生命詩行
您的風采永在我們的思念

輓詩二帖

藥石難轉靈 惡疾招天魄
河山悲淚落 流向雨中餐

西牧 寄自溫哥華

藥石難回天 可憐惡疾折斯人
六載翻騰未嘗怨苦
河山應落淚 已賸舊桌伴空椅
滿庭葉影替誰刺青

劉保安 寫於加州

■陳澄海

老友之死

有一條河流
名為生命之苦澀
沿著歲月的斜度
灑迤入海

這旅行的人
從容整理生命的行囊
似無一丁點迷思
好讓這趟行程
亦帶點喜悅

其實
他才告別西貢的繾綣
苦難亦未遠離
卻又流入另一永恆的傷口

這中年的宿命
的確如此無奈
那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下旬的故事
我與他在熾熱的洛杉磯碰面
他熱情揮手，衣著略顯蓬鬆
歡宴間
偶而會說
這裡的風情其實也很慵懶
女人都很濃妝

這次他決定離開加州
忘掉五十歲以前虛構的風華
只是不曉得老友走的時候
是否還帶著河流對兩岸的依懷
了無牽掛

2000年十月於台北

■懷玉子

悼念藥河 走了藥河 西貢 雨夜有如翻開日記的黑洞 混 沌淒清

撒下網頁撈到的竟是直腸癌^①，如何去追悼
Key in你的名字E-mail到我們的懷念
那漢子寫詩成疾^②，把脈方城四壁早已無可救藥
過盡千帆，你已駛入湄江現代詩的歷史長河

十二人詩輯^③的對奕尚有半局殘骸，怎麼說走就走
面對任何惡魔也不能拍拍屁股就一了百了
是拂曉攻擊或退守陣地都要備妥炸藥
免得敵軍潛越對岸的白藤河

春節從巷戰而肉搏，兩軍交鋒於和談的聲東擊西
匿藏閣樓的詩句竊笑拉夫的警官，砲聲隆隆的西貢
反正都要投下炸彈，那還管是誰的士兵陷於沼澤叢林。雨
是唯一存活的投機分子。守候明天不知死活的漫漫長夜
倉皇辭廟——詩是通過移民新大陸海關的僅有
洛杉磯是不勝負荷的床，纏綿顛覆我的裸體，宛如
一場無聊的戰爭。醒來一腳踢翻
排山倒海撲面而來的鄉愁，往事的密碼被解開
說好要選擇我們共同尋覓兩岸的國慶日
不能老是持雙程綠卡每次都要辦理入境登記
已準備好詩袋和行囊，空下的
籃球場留給誰？垂淚的蠟炬又怎生得黑
你永遠爽約了。剩餘像岩谷的大空洞

異鄉可以流落也可以鬼混

美工藝術許諾了描繪大地初開的混沌
你已經一手捻熄整畝城市的燈火。遺留
淒淒
清清

2000.10.18. HCM City

詩人藥河因直腸癌於2000.9.28病逝，我們透過E-mail第二天就知道他的惡耗。記得1994年我們曾經在LA見面，當時他還在美工學系聽最後一個學期的課程，還說要安排回西貢和大夥兒相聚的。

“詩疾無救藥，情愁卻成河。”是杜風人對藥河之喪撰寫的輓聯。也因此觸發筆者寫下這首“隱題詩”的動機。

十二人詩輯、水之湄、像岩谷、空下的籃球場留給誰、我的裸體、四方城、新大陸詩刊等等……詩集、散文集或詩作，都是藥河出版過、參與過或寫過的作品題目。

後記：事隔卅餘年，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馬拉(Mc Narmara)寫了回憶錄；終於公開承認：“美國介入越戰是一項錯誤”。然而，無論從生命或精神上造成的傷害已經無法彌補；當年我輩詩文同好的朋友，對警察拉夫（抓軍役）的陰影都會尾隨我們這一代的餘生；因此，何時才能生活在“免於恐懼的自由”環境中，是我們一直追尋的目標。而兩岸的統一也是我們近代中國人的理想！讓我們細讀藥河在《四方城》題壁，他提出了極為悲痛的警語：“我們都是在人類自造的災禍中成長。同時，我們亦確信這災禍將會以任何形式繼續存在於人類的社會。這可能就是我們執著寫詩的最大理由了。”對於藥河的這份執著，我們謹致以至高無上的敬意。

■冬夢

河道別詩聲 最後的迴響

——悼念本銘兄

河躺著千千萬萬個未宣的心事
水解開成浪

道別稀僻蜿蜒的去路有否雪
劇風深
別忘記添衣禦寒
詩永遠暖熱的不孤寂的伴你
同行
聲容的官能皆可表達感受的
存在
最接近你想必是一片霽晴
後移的蒼穹
的確易於翱翔易於
迴旋大千世界
響澈晨暮為你不捨依依送行的
佛鐘

後記：一九九八年赴美洛杉磯
曾跟本銘兄相晤，多年未見，人
略清減唯身體態況尚佳，據其透
露部分藥物足可控制其癌病，兩
次飯聚後回港。今年臨近中秋佳
節的某天，我心血來潮去電給他
，正值友人替他作物理治療，緣
因清晨下床頓感半邊身軀劇痛，
交談間他仍興緻甚高圍繞著未來
的種種詩事大計。豈料世事無常
難測，其心願仍未遂圓，已遺憾
聞悉本銘兄遽然離世長辭的消息
，悵惘傷惜之餘，謹以此詩祭悼
詩魂，還有我對本銘兄永遠的一
份懷念。

2000年10月寄自香港

■陳國正

雲不再流浪了

——悼故友藥河

十月有淚洗刷過的天空
流浪的一朵雲疲累了
虹是否你問道的小橋
或乘風歸去
確實你去了，去而匆匆

十二年前是一個錯誤的揮手
的可能

我似看到含滿眸
鄉愁汪汪
如秋荒涼
你的臉
呵，你的臉讀出風霜

至於今夜，淒其蒼茫
風蕭蕭兮
堤城又在雨中
藥河呵，就這樣
你已翩翩走過今世
雲不再流浪了
雲的故事已寫入詩章
留給人
吟
誦
讓山山海海去緬懷

越南28/10/2000

■餘弦

寄藥河

秋末很秋
銀髮傳來一個太秋的消息
西去的你已西去了
天呀！這麼短促？

你還會“想著……”嗎？
“那麼默然的展開一卷唐詩
便發現了很多的星子到遠方去旅行”
我低下頭
深心隱隱作痛

太短促了
五十五年華
記得你曾：
“用混血語言去打賭明日
用紅臉去爭論你的詩
你的詩內的一隻字眼”
於是落葉堆滿我的心坎

數不清
你曾以多少美麗的句子
撒播著
從南國到新大陸
可惜你帶走的一定更多

金甌的秋夜
沉重的秋雨陣陣
而你陣陣地把我喚醒
“鬥酒、談詩、寫我們的大寫意
而且嗑嗑非常相思的瓜子”
原來是連綿的舊夢

“堤城空著……
許多的咖啡或者啤酒瓶
都不得不靜止”
為追念你：

悠悠的“藥河”

2000年秋末於越南金甌

是取自藥河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夜寫的〈想著……〉
的一首詩中。

■藍斯

有一條河

尋捕如煙雲般渺著
飛的感覺
而意象中老早就醞釀
驚濤一片翱翔的空間
化作詩
可以不恍不覺
可以唱吟
可以調弄出一條擰也擰不乾的
有一條河
叫藥河

■銀髮

送 行

——悼念藥河

如節日的煙花那樣
開向厚實的夜空
長途巴士
紛紛從總站向東南西北開出

因遲遲才發現的癌症
你被安排到一輛
沒有回程的長途巴士

我 清 楚 見 你 回 頭

唉 你不要留戀自己這輛殘舊的
老爺車了
既被動了手術
又幾乎被放療化療折磨成
一片秋葉

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乘客請立刻上車
請立刻上車
送行的親友
親友

請保留最美好的回憶
最美好的回憶
不要指望重逢
重逢

我清楚見你回頭
猶有不捨的
神色

2000年10月27日於越南胡志明

市

■杜風人

藥 河

——悼念陳本銘詩友

二十四載重逢
一握手即切脈
首次 卻也最後一次
觸及你六脈斷層的體溫

脈裡 陰陽之間
虛懸而執著
一根朮而澀的瘧弦
反彈出天籟造化
弄人相生相克永恆的無奈

再深切觸及
你淒美如詩的心脈
遂發現 瀕臨絕種的詩的DNA
複製了你一生

唯與杜康夜夜獨酌
始斟酌出：
詩疾無救藥
情愁吟成河

註：一九九八年與內人返越路過洛城，藥河、斯冰請飲茶，並載我們到黎啟鏗家小聚。當時藥河的直腸癌在接受化療，我給他把脈并處一方，且指著我那王八的腳說：“走一步算一步，過一天賺一天。”如今，卻害得我要為他寫詩，奈何！

■盧寒星

揮不去 您寂寂詩魂

——悼念藥河詩友

生命滴答結束
卻是詩魂延續
您總是綻出無奈
卻是我恆遠追憶

愛不再 恨不再
巴黎浪漫不再
羅馬瀟灑不再
吉普賽流浪夢
您曾否一再戳破
洛城一彎殘月
也曾盈 也曾缺
也曾編譜變調的哀歌
千帆之外
曾是您夢幻詩海
彼岸漁燈點點
您的抱負何在
悄悄來 悄悄去
您曾否踏破串串悲哀

詩夢已破
莊周驚醒
總是 揮不去
您寂寂詩魂

2000年十月廿九日越南

■石羚

詩疾無救藥 情愁卻成河

詩是不曾死亡的生命
疾病只徒然昇華我軀體

無須看世界自眼前走過
救我繆思沉癡，何必從
藥石著手

情愫題在山山之外的一軸
愁縈
卻又不能買舟歸來，吐
成繭的心事
河川故園-未圓的韻腳

二〇〇〇年悼藥

河

■李志成

洩在自己 河裡的人

——悼念藥河

詩友

往事 一排木柵的
排列著
驀然 你的影子
在當年風雨飄搖中
清晰如螢火
傲桀如那隻
在荒野獨行的野狼

真奇怪啊 此刻
我竟能忍受
你咀嚼冰塊的聲音①
一如你的不悔
呆憨地追覓
傳說中的衣帶②

中年未過 人未疲憊
怎麼先把自己
躺下成河 河水滾滾
你的歌聲
就在水流處升起
四方合攏

匯出一股共鳴的掌聲

那個人
那個洩在自己河裡的人
讓我把你的音影
摺成蝶 安放
在四方城中翩舞③
讓我叩開斑剝的城環
當風起雨霽時刻
來到 你幽居的庭園
一壺茶 迎來
一片瑟瑟風雨聲
你我 再次暢談
平生事

2000-10-21

每當冰飲時，本銘有咀嚼冰塊
的習慣。

為詩為愛，本銘在越居室，名
為“不悔樓”，取其“衣帶漸寬終
不悔”之意。

《四方城》是本銘與遠方，達
文和陳銘華三詩友合著的詩集名。

■秋夢

三十二行

——悼藥河

大江東去
浪濤肆虐
你這一曲癌化的直腸
你和病魔掙搏
扭纏過多少歲月
雖有靈芝為伍
亦難抵禦那死神
的逼迫，病榻上
你是一尾被剖割的魚
人生舞台上
你匆匆退下

不留結局
死亡之前你想及的愛
以及其他
死亡之後，你曾否想到
身後的草冉冉如寂寞①
如今啊如今
你的靈魂已脫離
游走在空間，行止
如風的行止
經過潮濕的蘆葦和乾燥的草葉
帶著沙啞
唏噓的步音
在一線微弱的
燈光下——
你的軀殼，是一道
乾涸的河流
僵臥如一個空洞的人②
空洞，空洞③
空——洞④
我們用悲哀將你緊緊填滿
唉！藥河

③④是藥河的詩〈空下的籃球場留給
誰〉裡的一些詩句。

②艾略特(T. S. Eliot)的一首詩作The hollow
men的譯名。 2000年十月廿五日越南

■余問耕

半局

——敬悼藥河

籃球場上
彷彿 見你接球之後
熟練的左右手交叉運球
瞬間越過迎面而來的攔截
彈起投籃
動作一氣呵成
乾淨俐落
一如你率性流露
盡情演出的詩作②

賽事方半
到底是什麼樣的主宰安排

■ 秀陶

記本銘的喪禮

——2000年10月8日

當我們抵達時看來一切都已舒齊都已就緒。我們當然不知這都是誰的主意，誰的安排，或者誰的陰謀！然而就這個架勢看來，生米是已經煮成熟飯了，一切都不可後悔了，不可逆轉了，一切已不可撤走了，不可以再回去幾年或者幾個月幾天都不可以了。總之當我們一抵達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也有過一瞬間我弄不清楚這到底是誰的喪禮。我去靈後看你，看躺著的那人一點也不像是你。你從未曾把頭戴進那樣的帽子裡去過，也從不打那樣的領帶在脖子上，至於那樣畢挺的上裝更是……還有面色，是的還有那紫紫灰灰的，那是煮熟後擱置過久的芋頭

靈前十幾個人站在那裡一邊敲敲打打，一邊鬼叫鬼叫地也不知是誦經還是唸咒，而後他們就圍著你繞行起來。我看到你的妻在啜泣（他們僅稱她一人為未亡人，這一整廳的人都亡了麼？）
，我看到你的獨生女兒也眼紅紅的（他們稱呼她是唯一的遺族，這一整廳的人都是你不遺下的，都是你要帶走的？）今天凡同你有關的語言文字都出了問題，唸詩的唸不成聲，我站起來想說幾句話，結果也被自己的語言載到不知去了那裡，只有蠟燭仍燃著，香仍在冒煙

才不久以前，我們常把長長的夏午虛擲在圖書館對面那間牙買加女人開的小咖啡店的半樓上。我們咒罵一切令我們深受其害的主義，一切死硬幫幫的意識型態，以及各式各樣的宗教（把他們集中擺出來就比商展還熱鬧），同傀儡戲出台樣好玩的各種儀式，我們冷峻地在這一切中去找尋他們的荒謬，去找尋他們附生的詩趣。我們全然未理解到我們自己的無聊，全然無知於只要我們內中能煽動起一絲愛意，這一切還是可以容忍，還是可以原諒甚至還是有其必要的。就像我今天抱手凝坐著，就像你今天瞑然的靜躺著，細細地咀嚼這一場特為你而排演的自有人類以來便一日不曾缺失的喪禮

然後我起身繞著你緩行一圈，我一邊踱著一邊默數著我的步子。我存想著這一圈完了，如果落在雙數上，我可以任由你就像那樣躺著不動；要是落在單數上的話，你將乖乖地替我站起來，咱們還有話要說……呵！這時候我是多麼的渴望這世界是真的有神又有鬼呵

Nov. 2000, LA

一聲槍響
看誰跑得最快
要跑在兩條白線之間
——不許東倒西歪
一口氣跑下來

然後 金牌、銀牌、銅牌
奏起國歌

臉上笑出
險要滴下的淚珠

文明的起步點
據說 已在兩千多年前

附記：連日在電視上看世運，聯想到世界文明的起源，和“世”界未來之命“運”。

詩傻子

一些詩傻子*

指天劃地
要說出些大道理。
幾千年下來

(倒沒斷了這口氣)，
我說我的，你說你的。
由太陽上升說到日落西山，
就是說個不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一些詩傻子，一代接著一代
依舊放高了嗓子，
沒早沒晚，沒完沒了的，
說個沒完。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樣的書生，從前被稱作“書呆子”。有些人我姑名之曰“詩傻子”，從前的人因見他們能言善道，因此就稱他們做“先知”，這些“詩傻子”和“書呆子”不同之處是他們很夠勁頭兒，自從人類有史以來，他們就如春天的知耕（知更）鳥一樣年年唱個不完。

黃伯飛

文明的起步點

季陽

自畫像

飛蛾，你短暫的青春
一次又一次地犧牲
在歲月模糊的邊城
我與生俱來的偶然
總撲向虛假的戀人

螢火蟲，你諳啞的命運
在故鄉野蠻的森林
不懂事的孩童到處捕捉我
我微不足道的光明
反而成了我的陷阱

蝙蝠，你荒廢的詩篇
一群一群地飛翔
在舊時代的灰暗中
每一個閃光的翅膀上
都寫滿了過期的黃金

貓頭鷹，你孤獨的魂
一半是貓一半是鷹
一半大地一半天空
一半願與鼠輩同歸于盡
一半遠離塵土進入蒼穹

人生稍縱即逝。夜沉
沉。這就是一生
飛翔是哀傷的象徵
黑夜是永恆的背景

後記：昨夜的夢中，又在一個充滿烈火的天空中逃命，因高速俯沖而驚醒。夜光鐘顯示正是一切都在沉睡的凌晨三點鐘。無眠，隨手抽出一本舊詩刊，是葡萄園，隨機翻到了顧艷的〈貓頭鷹的品質〉，一讀再讀，眼前常常出現的模模糊糊的飛翔景象終於清晰起來，那是一只沒有表情的貓頭鷹……

耶和華與撒但，
物質與反物質，
一切相對。

而在諸神之足球賽中，
還不到三分鐘，
耶和華隊就已經踢進一球，
應得一分。
但是裁判員說：不對！
那球是“物質”的，
而非“反物質”的；
只有“反物質”的球
進入“反物質”的球門
方可得分。否則，不算。

於是休息一會兒，
下一場，撒但隊
也踢進一球，應得一分。
群魔亂舞，大呼勝利。
但是裁判員說：不對！
那球是“反物質”的，
而非“物質”的；
只有“物質”的球
進入“物質”的球門
方可得分。否則，不算。

於是雙方言和，下回再賽。

上帝與魔鬼相對。
物質與反物質相對。
上與下相對。
左與右相對。
前與後相對。
古與今相對。
黑與白相對。
水與火相對。
男與女相對。
詩人與非詩人相對。
一切相對。

■ 紀 弦

諸神之足球賽

■ 海上

Crystal Wedding

——致小莉

從記憶裡析出水晶之夜 幾乎
是回到混沌之初 隱入黑暗
……我期待。許多年來
一草一木地構造出精神世界
由兩個人共同默記的地址
使故事的長與寬 或深與高
有了一個梗概，只是梗概
經由心靈的藏匿
敘述的理由尤其結實可信
那些可疑之處成為奇跡
粗略的地方出現了藝術
奇禽異獸 吸引著人類
聯想的河流終於找到
它的跋涉者。兩個人的荒原
就在人的背對著方向
那是水晶折射的遠方
藏有水晶中的水晶……

肉 滾燙血壓中的肉體
收藏著漂泊者的慾念
衝動的 持久的 和不眠的
它的原始狀 天真而笨拙
誰會相信 它曾以鳥的原形
掠過一片處女地 銜起
一粒意外的種子
雖然鳥窩一直空蕩蕩地存在
我知道它會飛回來
銜著世界外面的水晶

2000年9月11於深圳

■ 遠方

失落的迷惘

今年九、十月間，我第三次回國探親。這幾年來，故鄉的變化巨大，每一次回去，都有不少發現和感受。

我的迷惘
失落在
一錯愕的幾十年前
中山路知情
晉江土堤知情
甚至 宿燕寺
彌陀岩也都知情
如今 我回來了
悄悄地
不敢驚動初秋的浮雲
不敢騷擾
任何人的清夢
獨自尋尋覓覓往往返返
連新栽的那幾棵
刺桐樹
都明了我的心意
可沒有一個腳印
一掠髮影
一串笑聲
甚至一棵樹
一株草
一陣風
肯為我作證
那怕祇是說上
隻言片語出道話

之一，中山路

這是唯一的
一條
時間隧道
我徘徊
僑光戲院還在那兒
鐘樓還在那兒
可那家裁縫店呢
我曾訂做過婚紗
祇是沒付訂金
裁縫早已不見了
倒是滿街的首飾鋪
珠光寶氣
讓人無法正視
(卻不得不正視)
我不能忘懷

之二，刺桐樹

來得正是時候
你以宋元的風采
以入世的翠綠
烘托四處的紅火
雖然來不及為我作證
你卻用根鬚的細膩
感受並理解了
我失落的迷惘
你及時來了
我的漣漪歸於消失
不為時間
不為距離

也不是勘破
其實永遠勘不破的塵世
古城的新生
不需要迷惘
合時宜的
是以你的靈氣
你的熱誠
去擁抱
去融匯
你心儀你相許的
勃勃生機

之三，彌陀岩

別人也罷
你最應當記得
一隻細嫩的手
很早就撫摸過你的額頭
靦腆地告訴過你
昨夜的夢
而南台寺的那首詩
則是我少年的狂悖
雖已剝落
卻早已收入你的辭典
如今你無一言教我
是周遭的變遷
是你最終的老邁
是我的疏懶癡頑
一如往常無可藥救
使你失望
自己也失望

之四，橋和水

當然還有你們
橋和水
一個以為沉默是金
一個終日言不及義
(其他的幾座大橋也罷
初來乍到)
老順濟橋啣
老晉江水
你們就不能說說
一位母親的貧病
說說她無從追討的早逝
說說一個少年的曾經
說說古城維特的故事
橋無語
水也一時無語
前前後後的新生和輝煌
淹沒一切
一切無謂
一切過時的傷感

■伊沙

我相信這是真的

有時候我相信
一個人可以比一個國家
更有力量 比世界上
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那是對另一個人來說
那是當你從美國回來
告訴我說如果當年
你是嫁給了我
你就不會離開中國
很像是一種表白
但我相信這是真的
我可以代表祖國
把你留住
像今天
另一個女人的幸福
甚至從不想著離開
這座古墓的廢都

熊貓牌香菸

我知道
這種牌子的菸
但從沒抽過它
也未見過
但我知道它
老牌的上海
捲菸廠出品
一種專為大人物特製的
很短的香菸
焦油含量極低
我好像知道它
外包裝的樣子
全是因為想像
菸民的想像
綠白相間的顏色
有一只笨笨的大熊貓
在啃青竹
我就想像那只
熊貓那樣
懷抱竹子般
懷抱一支菸
這種市場上
找不到的
特權的香菸
何時才會被
我這普通的
菸民 享用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無名氏：	\$50.00	支持
Jun Huang：	\$30.00	
王露秋：	\$30.00	
羅 瑩：	\$50.00	

感謝

2000年寄自西安

■ 黃梵

集體舞

我們手拉手
圍住一只高腳凳
凳上什麼也沒有
我們的手上除了手
什麼也沒有

1989.3.17

跳房子

數著鴿影掠過房子的次數
“喂——”媽媽已在身後叫喊
左牆刻完我和同伴的名字
右牆的數字也和房子一樣高了

1989.11.27

晚情

誰在認真地對待清晨的每一種聲音
不肯褪色的夢和牛奶一起沸騰
露水還留在堤岸，和隔夜的心情
等待一同加速風乾

看，夏蟲已把它的禮節走散
陽光，和區別對待的注目
清晨是需要疾步的
身體在疾步中丟失老邁

仍在丟失的年齡、好奇與性急
老年的親密陷入了妥協的深淵
一件件衣服丟在年齡的征途
今春，老女人為一件隨便的衣服而激動

96.8.1.

■ 楊邪

識言

我在我的詩裡
散佈識言
沒有人能夠讀懂我的詩
我把我的詩拆開
兌入水
然後讓識言在我的言談中
隱隱約約

其實
又有誰
能夠聽懂
我的言談

我看見有人
在我的識言裡黯然神傷
有人落淚
有人恐慌
有人在識言的外緣
亢奮或露出得意的嘻笑
我看見一些事物
正在我的識言裡悄悄滋長
不忍卒睹

而最後我看見
我竟也在我的識言裡
並且一邊散佈它們
一邊用自己一步步證明
它們的精確
在劫難逃

2000年寄自浙江溫嶺

■秦松

趕墟者的註釋

無關於涅槃寂不寂滅
他去跳蚤市場戲一場墟
那個厚紅唇的奶油色女人
如烈日下的影子搖晃
不同的行色無礙所好
一把陽傘一雙雨鞋一些
用廢過的郵票信封老唱片
以及失物尋人等待招領等等

涅槃寂滅一次 趕墟戲
遊數場 彼等趕幾回不約
而會之墟（失物尋人等待招領
地址不詳）那個奶油色的女人
烈日下的厚紅唇老唱片一樣
跳蚤一樣 搖搖晃晃的影子與
影子（失物招領等待尋人？）
不約而會之墟不詳地址之所好
如戰火焚後廢墟之傷殘之美

九十年代舊稿改抄在紐約

雪季進行式

伊飄著雪之溫柔
手握著紅玫瑰
唇塗著巧克力
再見時
挺著圓圓的腹鼓
再見時
手推著嬰兒消品車
再見時
已不復記憶
雪照常的飄著

■黃河浪

雙人舞

潑喇喇水花四濺
凌空跳出兩尾青鯉魚
銀鱗閃亮眾人的目光
咚咚落下時
踩響鋼琴的雨點

旋轉 在漩渦裡
翻滾 在翻騰的浪中
飛躍 在飛瀑之下
總是要逆流而上
總是難以忘懷遙遠的
關於龍門的傳說

飛的慾望在回眸一笑中
你積聚了一生力量
踮起足尖伸長手臂
樹枝舉高白雲
波濤托住明月
仰首向上是最藍的天

然而風停時發現
藍色是一種空空的夢幻
魚的宿命
終於又回到江河池沼

這一刻世界凝固
那舞者探身向水面
是尋找自己的影子呢
還是傾聽
一朵蓮的回聲

2000年寄自夏威夷

■ 嚴力

www.qingwang.com

網風彌漫

令春風相形見絀

突然

所有的地址讀起來都有了新的生命

因？“達.康”在？它們押韻

我從被壓過韻的地址裏走進二十一世紀

就發現人類所發明一切運輸工具

都落後於那隻小小的滑鼠

我被點擊到上海的外灘、

北京的世紀壇、

巴黎的咖啡館或紐約的一個櫥窗

我在網上浪漫地撕掉了護照之後

在聊天室大談互聯網的奇跡

談著談著

我就進入了一位姑娘的網頁

我說

親愛的

在我目光點擊你視覺的同時

審美在我們內心的頻道上交互

你有沒有感到：

心跳的頻率鼓勵著我們

深入子欄目？！

.....

可是她？

親愛的

網風雖然彌漫

雖然“達.康”是最新最流行的點綴

但千萬別得意忘形

別忘了幾千年以來

情網才是人類歷史中最悠久的網站

昨夜，我做了一個夢

我無法說得清，夢見了什麼

彎曲的部分，瞬間的燈亮

用弗羅伊德的暗示術

解釋成赫然醒目的感嘆和旺盛

牆壁是白的

某種等待是內華達州的符號

被濃縮進夢中

在衣架懸掛的房屋裡

半瓶礦泉水在桌上

你問我，夢中是不是很渴

燈仍然亮著

被子金光閃閃

拉斯維格城的確豪華

即使如此，我夢寐以求

在旅途中舞蹈

絕不停留在這個驛站

你迷惑地看著我

看我在地上做俯臥撐

看我腰部長起的肌肉塊

你問，那個夢是不是和你相關

你問，那個夢裡是不是朝霞燦爛

我轉過頭盯著身邊的香蕉

還有一個青黃的桔子

門前的木懸椅是褐色的

我身著黑短袖和海灘褲

在那裡搖晃起來

一切是否都有暗示

一切是否都聽其自然

我說，靈魂隨風飄蕩

我說，夢在夏季裡

是假日的片斷

■ 魯鳴

夢中暗示

■ 杜運燮

同

1996年4月，在洛杉磯一位朋友家後院的樹下寫出初稿，2000年秋續寫定稿於北京。

這些小鳥，與北京的一樣，都是
善於製造驚喜的小機靈，小淘氣
看不出受過好萊塢、國會山的影響
也聽不見小圈子爭說“Dotcom”的新風氣
求愛方式也和長城下的一樣平和
只喜歡歪著頭遞個多情的眼色

對上下左右的污濁，心裡有數
也不無苦澀，種種無奈說不清
也懷著類似焦慮和困惑
戒備那難捉摸的窺伺的眼睛
早已熟悉，北京是藍天白雲的時刻
美國卻有突起的龍捲風和槍聲
但也只在小圈子裡發出牢騷
它們看到更多的，不是異，而是同
照樣唱幾句記不全的經典名曲
然後堅決又不堅決地飛走了

小鳥啊，你們與北京的翅膀一樣輕盈
在葉叢間穿梭，一定有什麼尋覓贊頌
但陽光這麼多，這麼好的時辰
讓困惑焦慮都溶化進陽光吧
哪裡有生命，哪裡就有詩
大家都來自生物共同的源
內心最容易互相理解和溝通
贊頌生命的美，就是最美的同

2000年10月寄自北京

■ 呂建春

在我們內裡有一條河
源自青空皚皚的雪峰
浩浩如長江流長悠遠
湧向燦亮發光的大海
另外一條像黃河翻滾
喧嘩叫囂塵世的歡樂
挾帶著糞便塵土泥渣
滾滾大地的渾濁俱下
兩條河終於匯合一體
排空的浪濤拍擊陸岸
水花白日和黑夜浪沫

心中斑駁的歲月
月鏡中的山河
星河明滅的漁火
烽火中的鄉國
北國凝望的霜天
是
一片楓紅的落葉

跟隨他的蹤跡
他給我們道路
通往生命擁擠的地方
在人群擁擠陽光的街衢
我們失去他的蹤影
我們退回安靜的僻野
眼隨羔羊的蹤跡
進入夜色無邊的曠野
我們迷失了方向
平息心中的懼怕猜疑
黑暗帶領我們到更遠
更遠的地方

兩條河

寒山夜

啟示錄

■ 藍亭

粘裂的另行

臨別，空餘地擺弄，錯覺
輝煌的禮拜，詞語的過往，清明
昨天，網絡新聞裡，乾淨的你
流傳漢字的美麗的身段，如你修長的
枝條，在唐朝的宮庭裡，扭動
現代的通俗，附庸風雅，古羅馬的哲人
從青白的大理石上踱步，長袍垂地

米開朗其羅，你高雅的比例，美化了天堂
仰望著透明的時光，你的倒影籠罩了我
這一斷裂的思想，和不上這一斷裂的感受
剛想要捕住什麼，我的腦殼被停止，被倒退
被漿化，粘液的字母一滴一滴從我眼前，滑落

慾望，撕扯著邏輯，刀刀的涼意滲漏出皮膚
切斷了感受的神經，慢慢蘇醒過來
剝去理智和感覺的主體，還剩下了什麼
粘稠的字形在混沌的意識深處，融合

大地

失落的表情流過思想，一片漆黑
背景將視線閃射到靈魂的反面

從時間的起點走到終點，只有一瞬
短暫的痛苦是無法遺忘的，自從生命
被出賣給空無，地獄的入口總是清晰的
誘人的海巫的旋律，回蕩在蒼白的城堡之上

■ 莫云

秋意二則

銀杏

風起處
一股青春褪盡的涼意
自脊幹躍起
紛紛見捐的秋扇
瑟瑟抖顫著
擲落一地枯黃的陽光

梧桐

這滿階滿院
掃不勝掃的
不是落葉
是心頭
窸窣窸窣
永不平息的煩惱

那伸手可及的死亡，總是在冥河那岸凝視著
翻騰的火山和熔岩，靜靜地蒸發在冰冷的月色裡
千萬雙掙扎的手，揮舞，伸展絕望的渴求
鎖鏈鏢鏘著的軀幹，彎曲著負重的姿態

大地平靜而安祥，只有活著的恐慌，躲藏
花的色素凝結出喜悅，通向前方的路
只有腳下的這昏暗的一條，無望的，無助的

等待，意味著神在召喚

■張國治

選舉素描

——記台灣九〇年代新造神運動

1.無所遁逃

無所遁逃，視而不見的旗海翻騰
無所遁逃的灰雲、車陣
無所遁逃，聽而不聞的廣告分貝
巨大機器馬達引擎發動
如一只巨大心臟擴張
即將遁逃小小隱匿的心
無所遁逃這顆跳動的心

窗外選舉叫囂肆虐
窗外詩行緩緩爬過

任房內詩意象結構千鈞堆
如何抵擋窗外喧天宏量
詩的聲音哪裡去了？

2.國旗 國道

君不見廟前左右兩側
杵立各路候選人馬幡旗飛揚
賽過沉默諸神
包青天正氣凜然
觀世音凝神默然
羅漢分列盤坐諸菩薩
救世主亦然無動於衷

君不見天橋、路橋兩側
旗正翻仰，色幟旗巾飄揚
賽過國恩家慶，嘉年華會
通往天國或和平之路是否打通？
君不見街道挨家挨戶
插滿了意識旗幟
勝過七月流火，萬家普渡祭引路燈

■王露秋

影 子

孤獨的時刻
發現自己還有一個影子
——一個自言自語的影子

只是，它開口時
我就更沉默了

政見諾言普渡了眾生？

這是一個盛大民主祭典
新造神運動
人人自詡眾神使徒
在人氣指數中，沸騰光暈裡眩目震耳

3.走過

走過通往民主的路橋
踏上與神交鋒過火的天橋
小小的心被一片彩色競艷
旗海吹打眩惑

黨徽黨旗倒下
刮傷踩傷了
人氣指數列位造神肖像掉了
文字諾言充氣政見氣球破了
扭曲謊言黨意標語立桿倒了
車子輾過
行人踩過

光辣辣的陽光
全然不理會昨夜一片
翻騰與灰暗的競技

■嶺南人

漂水花

——致泰華詩人，並寄詩人羅門、向明

我們也蹲下來
撿扁扁的瓦片
紛紛 彎腰轉身
以瀟灑走一回的姿勢
拋向沉靜的海面
擊破水中一片天
激起浪花驚呼飛濺
飛成 一群
掠水而起的春燕
追 沖出水面的一輪紅日
逐 早起出海的白帆
海天盡頭的天地線
把海上交會的一瞬
框成 一幅
灼眼的風景
大了岸上爭看的眼睛

附註：

一、詩人羅門、向明贈我詩集《整個世界停止呼吸在起跑線上》、《隨身的糾纏》，均有以〈漂水花〉為題的詩一首，羅門是贈光中，向明是致光中、羅門。我也寫一首〈漂水花〉，致泰華詩友，並寄羅門、向明。羅門詩的起句是“我們蹲下來”，我且借來一用，另加“也”字，諒他會默許吧。

二、端午節前後，白翎主編的《亞洲文藝》，刊出幾期《詩苑》，剛成立的“泰華新詩學會”主編的《詩潮》，已出了一、二兩期新詩專輯，在泰華詩壇，有如投下扁扁的瓦片，拋向沉靜的海面，激起浪花飛濺。

九八年六月十四日於曼谷

■馮學良

這一夜風月的事

斑斕的浪花
終於在燦爛星光下
串成一條
晶瑩剔透的
水晶項鍊

潮聲的起伏
洗去紅塵歲月
誰能在長河中飄起一杯酒
醉說長安太白樓
李白的盛事

響起了 響起了
連綿不斷的潮聲
唱起了月光曲
天上的繁星
眨著眼
附和

不遠
李白泛著輕舟
高唱將進酒
盪向斗湖的
海灣

後記：欣聞斗湖文友將於六月三日舉辦文友聯誼會，廣邀全州文友出席，可惜筆者有要務在身，不能出席其盛，只好詩作一首以祝賀他們舉辦成功，把所有的文友團給起來，共襄盛舉，發揚沙巴文學。

2000年寄自馬來西亞

■冰馬

合 同

……敲門、握手。
恭敬地交換名片。
到KTV喝酒，泡妞。
我花費了七年時間

思考是什麼東西？在報價單上
加上百分之十
給生活的回扣

用一生中最青春的時代
換取了一張承兌匯票
然後抵押。又換回一套
寓所徒有四壁

并在睡眠中計算付帳分期的利率

2000.06.02武漢

一個美國紳士的想法

最後一年啦，我得趕緊
換上軍裝

聽呵

新世紀的號角已吹響
總統已下令：

“立正，稍息……立正，向科索沃進軍……”

總統帥呆啦呢

滿臉微笑中透著巡警的威嚴

真正一只鷹耶

一只獵鷹！

用先人的話說嘛，這叫：

一個幽靈，一個偉大的幽靈

在世紀末的上空翱翔

■塞遙

鳥 籠

打開鳥籠的門

把一只

又一只

美麗可愛忠實善良能歌善舞

以及熱愛自由的

鳥兒們，統統

趕了進去

然後笑嘻嘻地關上鳥籠的門

——把自己關在鳥籠之外

2000年10月12日紐約

哇塞！總統

你就是我夢中的情人

給我簽名吧，在我防彈衣後背上

等我打靶歸來

我再扛著獵槍 替你

去找萊文斯基那小婊子算帳

1999.03.25上海

對愛情的思考

“對不起，你所撥打的手機

已經關機，或者已出

服務區

“請您稍後再撥……”

接下來的聲音

說著我聽不懂的外語

1999.02.23上海

■陳銘華

還 原

收起釣桿，撫平水面，雲擺在原處；關好窗，熄了風，樹站在原處；將一首寫壞了的詩埋於樹下；將一副搞好了的心情放入車尾廂；將地圖上箭頭湖的箭頭換成箭尾；將生命調轉一個方向

一切都好像沒有發生過，而我們也沒有來過

2000年六月廿八日洛城

輪 迴

最初的感覺就像是一塊燒紅了的鐵快將冷卻成劍……但我知道這不是的！在水上樂園的每一種遊戲，我都必須將自己曬得通紅，跟著飛瀑直下三千呎，嗤一聲衝入水裡，然後就像是一尾剛出油鍋的香脆成熟的魚，還自昂首游進四週全是綠的黃的紅的比基尼式的配菜之間

在碟中央，每一次我死亡前驚恐的眼神皆因此而變得充滿了感激

2000年九月九日洛城

為什麼是紅

今年的驢象大賽，把什麼世界盃、超級盃都比下去了。一如既往，凡是此類節目，我都收看、都賭它一賭

無可否認，象肥胖和靄的造型較驢可愛，我卻選擇後者。原因無它，我討厭紅！請看各大電視台轉播時，作為美國文化政治經濟中心的沿海各州都選擇了驢，抹藍；內陸山區則選擇了象，塗紅。這情形逼真得就像是廿五年前變了色的南越地圖一樣，可怕得就像是另一場熊牛大賽中那巨熊的血紅大口一樣

■李雲楓

水 晶

就是在最小的時候
胎兒是透明的
眼睛在水光裡流動
從前面可以看到大腦
一點淺淺的褶皺

就是胎兒的時候
才可以在土中埋上幾千萬年
依然如開始時一樣
舉到前額 天空
就滲透了整個面頰

就是沒有出生的時候
從黎明到夜晚
在空中浮著
煙一樣忽左忽右的出現

就是水晶

用手托起來，便可以看到
一個孩子在透明的中心
歪著頭一笑

1999年五月廿一日北京

■馬帝爾

五月的寺

那牧童又送來一條鯉魚

清晨在池塘裡

快活地游來游去的

那條鯉魚

現在從牧童的手裡游進僧人的廚房

這情節經常發生

只有菩薩下班時偶爾看到

僧人坐在蒲團上

虔誠地敲打木魚

清幽的聲音有節奏地回蕩在

五月的寺裡寺外

沒有人知道

他的手指剛剛用茉莉花拭過

他牙縫間的魚腥味

也已被一壺濃茶沖淡

手的表達

從黑夜出發

又回到黑夜之中

我抵達時

釘緊的門冷漠無語

一路上難言的挫折

銼掉了月光、花朵與笛聲

夢的碎片散落滿地

我再次舉手……不是投降

是推門，是意志堅強的表達

我要破門而入

■夢詩

秋在紐英倫

一首詩——

寫在紐英倫秋季的表上。

充滿著浪漫的情意……

一首詩——

秋在紐英倫的行蹤已洩漏了……

醉了的楓葉得意著狂舞秋的葬禮。

晨霧的厚度比賴人的臉皮更厚，

看不清的影子即是走在秋晨似仙的女人……

紐英倫喘著氣如水如煙，

在匆匆時間中把忙送走了，

回來的夜霧更濃……

秋天的雨愁得煩了整個園林，

淒風卻走上點數斜坡上滿地的落葉，

此景此情此秋，

紐英倫卻從未遲過。

2000年10月24日 New England

我不可能回過頭去

不管推開的是花園

還是荒原

我都會用夢的碎片撞擊黑夜

照耀我推門的意志如搖滾響起

2000寄自福建

■夢羽等

母語

祝賀倫敦普通話中文學校校慶三週年

當我們離開故鄉
當我們告別祖國
打點行裝的時候
你想帶些什麼

帶一塊長城的磚太重
帶一朵黃山的雲太輕
帶一彎天山的月
太容易勾起思念
帶一瓢長江的水
太容易感受飄零

那麼 就帶著祖國的語言上路吧
無論在世界哪一個角落
只要我們還能發抑揚頓挫的中國音
我們就是純粹的中國人
只要我們還能寫龍飛鳳舞的中國字
我們就有不變的中國心

孩子 你會說中國話嗎？不會？
那麼趕快來學吧，別再猶豫
你會寫中國字嗎 孩子？寫不好？
那麼到這裡 讓老師來教你

匯聚八百代聖賢人 門第書香
濃縮五千年文明史 源遠流長
這字正腔圓裡有典雅的東方神韻
這橫平豎直中有藝術的不朽殿堂

只要我們還說著十二億同胞共同的語言
我們就不會是孤獨的遊子

■揚子

蘇州婦人

運河裡的水一波接一波，
河上的船隻來來往往數不清。
河旁的房屋鱗次櫛比，
沿岸的婦女洗菜又洗衣。
夕陽像一個紅紅的圓盤，
懸掛在西方的天際；
染紅了滿河的流水，
也為岸上的桃花蒙上神秘。
望過一橋又一橋，
仍看不見那撐船的熟悉身影。
烏鴉啊！你且慢點歸巢！
黑夜啊！你且暫緩來臨。
我的孩兒販貨去了，
遲遲不歸使我真懸心。
家家戶戶將燈點上，
水面上浮動著光影。
輕風一陣，
何處茉莉花傳來芬馨？
望過一橋又一橋，
仍看不見那撐船的熟悉身影。

2000年寄自加拿大

只要我們鄉音不改
我們和祖國就沒有分離

讓我們一起呵護那詩意盎然的方塊字
讓我們一起發出這充滿樂感的中國音
她是我們永遠的精神家園啊
永遠永遠屬於炎黃的子孫

2000年11月23倫敦



請別亂地名詞

◎佑子

作為一個中國人（廣義的，泛指所有有華人血統，在兩岸或其他華人聚居處出生，受中式教育，且不一定具有中國或中華民國之國籍者。）對於“帽子”是特別敏感的。在中國，因時期之不同，一旦被人套上“資產階級”、“右派”、“反革命”甚至“海外關係”等等帽子時，重則送命，輕則受苦受難，苦不堪言。海峽的另一邊，在家天下的時代，“匪諜”、“左傾”、“思想問題”等大帽子也是滿天飛，一旦被套上一個了，情形也一樣嚴重。

帽子工廠由兩個老頭子經營，小嘍囉們則提著帽子找頭，週圍亂套，被套的有時不管帽子合不合頭，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罪受夠了而有幸未死的人，回想起來才會啼笑皆非。（正當其時，那是任誰也笑不出來的。）

佑子寫了一篇“粗劣”的文章罵了人（罵人的話當然不會好聽，但佑子絕非不講理地亂罵，所以不能叫作“謾罵”。）曉明君讀了覺得佑子罵得不對，寫了一篇投書，表示了他（她）的看法。這樣的一件事，給劉耀中先生看到了，他認為他對里爾克也有獨到的研究，難以保持沉默，（古人言：你不開口，別人就拿你當啞吧之謂也。）便寫了一篇〈也談里爾克〉，這原也無可厚非

。但劉先生在文中對曉明君及佑子各射一冷箭，說曉明君“過於悲觀”，（佑子把曉明君的文章來來去去唸了幾遍，怎麼也唸不出一點悲觀的味道，然而事不關己己不關心，管他去。）說佑子是“犬儒主義”而且“過甚”，佑子便覺得帽子不合頭，不舒服，便忍不住要答覆幾句了。

劉先生回中國去賣賣野人頭，談談什麼“榮格”；或者上圖書館抄抄百科全書、名人傳記，炒炒什麼葉芝、威廉斯等這些眾人皆知的大詩人的冷飯，我們都任他搞去。然而要採高姿態，對時人亂套名詞，而且亂套他一知半解，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名詞，而且竟然一套便套到佑子的頭上來，佑子便不能甘於沉默了。

佑子那篇粗文，自題目始，到最後的感慨止，皆是站在中國人自己的立場，責備中國無人，那樣的劣譯居然厚臉皮地自稱為“名詩名譯”。佑子頗有恨鐵不成鋼的味道。也許由於佑子文筆功夫不夠，讓人讀後會錯了意，這當然是佑子的錯。曉明君可能就是只讀出字面上的意義，觸動了他（她）的某根“義和團”式的神經，乃有投書之作為，這也難怪。其實佑子在中國出生，在台灣長成，大半輩子都是在外國混，雖然歸化過幾個不同的國家，然而既生為中國人也必然死為中

國鬼，以方塊文字寫文章，壓根兒便不曾想到要同誰“交流”。之所以要罵是實在因為那本東西譯得亂七八糟所致。老老實實童叟無欺。

“犬儒主義”說外國話大概就是Cynicism這個字吧。佑子讀大一的哲學概論時便學過它是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以及冷嘲熱諷等行為的總稱。佑子身上可是一絲也沒有。佑子所憤者既非世也不俗，而是一位一向敬愛的大詩人居然譯出那樣“狗屁不通”（雖然粗劣一點，但卻是最貼切的斷語。）的東西出來。佑子如果是個玩世不恭的人，讀到那樣的譯作便笑笑算了，為什麼還要花工夫一條條地指出來呢？而且佑子罵人罵得粗劣又何冷嘲熱諷之有呢？然而現在居然就有那末一個書沒唸通，對於一些名詞一知半解，既知道這個世上有這樣一些名詞，然而又不學，又不深思，那末樣的一個人，亂套名詞，亂飛帽子，佑子也拿他沒辦法。這不也就是人家所謂的一知半解的“半桶水”麼？

斯坦利·庫涅茨

邁克爾·特魯

1905年7月29日，斯坦利·庫涅茨生在伍斯特市普羅維敦斯街的一個立陶宛移民家庭，其父名叫所羅門·斯坦利，母名叫耶坦賈斯騰。他常常在詩裡寫到他成長的歲月。例如，他的〈算命樹〉(1971)講述他在聖名中學附近樹林裡朝一棵大橡樹時童年的夢想。〈父與子〉(1944)、〈昆納帕克特〉(1979)、〈魔帘〉(1971)都是以伍斯特市為背景的詩篇。

父親去世後，母親改嫁，在伍斯特市中心格林街開縫紉業，以便償還亡夫所欠的債。因此，庫涅茨住在聖文森特醫院附近的伍德福德街，在勒基街小學上學，畢業於古典中學，畢業時作為畢業生代表發表告別演說。在古典中學時，他曾參與辦該校的文學雜誌，艾博特先生負責拉丁文，瑪格麗特·沃爾什負責西班牙文，佩里·豪負責辯論，馬丁·波斯特負責英文。

他在三篇自傳性的文章(載其散文集《一種秩序，一種傻話》(1975))講到他神奇而艱苦的童年。最後去哈佛大學求學，1926年獲學士學位，1927年獲碩士學位，畢業論文關於早期的現代派詩人，其中特別包括葉芝和喬伊·斯。

在30年代，庫涅茨主要在威爾遜圖書館公司當編輯。1943年，被徵入伍，但拒絕拿武器，是一個拒服兵役者。結果，他在軍隊的許多時間裡挖各個軍營的廁所，但他編的雜誌刊登了南方黑人兵士的文章，得了一次獎，戰爭結束時獲得了提升。

自從50年代以來，庫涅茨在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多所大學任教，任耶魯大學青年詩人叢書主編(1969-77)。他一年裡一半時間住在紐約，另一半時間住在科德角。

從1971年起，他常常應伍斯特縣詩協會邀請，回家鄉進行詩朗誦。1981年5月3日，他在伍斯特藝術博物館詩

朗誦的這一天被該市正式宣佈為“斯坦利·庫涅茨日”。

庫涅茨的詩對聲音的和諧和意義的含蓄特別講究，為此，當代的評論家和詩人，特別是羅什克和羅伯特·洛威爾，完全有理由視庫涅茨為“強大而精妙地存在於他這個時代的詩語言裡的人”(引自1987年給庫涅茨授予博林根獎的評語)。庫涅茨在良好的開始和相對沉寂的中年期之後，在他的創作晚期獲得了藝術家的創造性和力量。

與桂冠詩人斯坦利·庫涅茨一席談

馬克·菲尼

當斯坦利·庫涅茨在花園勞動時，帶著羨慕眼光的行人常常會問是不是他，他告訴他們說，他只是一個雇工。“他們往往相信我這樣的回話，下次見到我時再也不會問了。”他輕輕地笑著說。是的，很難使人相信一個95歲高齡的人會當一名園丁，每天在花園裡修枝鋤草，更難使人相信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竟是美國在世的最著名的詩人，一位即將在今年十月上任的桂冠詩人。

本人也是詩人的《大西洋月刊》詩編輯彼得·戴維森(1928-)說：“這是一個太好的選擇。斯坦利作為終身貢獻詩的象徵而將獲得桂冠。他已經是兩代詩人的象徵和嚮導了。”他的《詩合集》將在十月出版。他先後獲得國家圖書獎，博林根詩獎和普利策詩獎。

(對於美國詩人來說，他的經歷如果不是太普通，也不顯赫。拒絕出版他獲普利策獎的《詩選集：

1828-1958》出版社不少於八家。)負責授予桂冠詩人頭銜的國會圖書館項目主任吉福德教授說：“在新世紀開始，選擇一個上世紀幾乎人人都熟悉的詩人當桂冠詩人是合適的。”

庫涅茨剛大學畢業便把一疊詩稿寄給20年代最著名的文學雜誌《日晷》執行主編瑪麗安·莫爾。她回信說：“我們將樂意刊載。”羅伯特·洛威爾(1917-77)和西奧多·羅什克(1908-63)是他最好的朋友。金斯堡(1926-97)曾經請他審讀發表前的《嚎叫》文本。他的學生和受保護人之中有卡羅琳·凱澤(1925-)、詹姆士·賴特(1927-80)、路易斯·格盧克(1943-)和羅伯特·哈斯(1941-)等著名詩人。哈斯本人也是桂冠詩人。

庫涅茨本人恰好體現了一個世紀有價值的詩。在他的存在裡令人感到與一個世紀有價值的人類經驗的聯繫。他度過了舊式的童年。九歲時，他生活在伍斯特市附近的基納博克斯特的茅屋裡，當過馬車的燈夫。他第一次看到的小汽車是斯坦利牌蒸汽車，他看到過哈雷彗星兩次。然而，他寄望於未來。他說：“我從未想活到無用的年齡。我不想一覺醒來發覺自己是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而是一個詩人。我想這有很大區別。”

現任桂冠詩人羅伯特·平斯基(1940-)對庫涅茨的蓬勃生機和活力感到驚嘆。庫涅茨雖然背有點駝，但走路輕快。他每天正餐前來一杯馬提尼酒，每晚伏案寫作到凌晨。“詩篇就在那里，”他說，

“但它們躺在生活的廢墟裡。我得挖掘它們，比我年輕時剛寫詩時所花的力氣要大得多。年輕時渾身是勁，詩路很寬。”

平斯基認為庫涅茨詩最顯著的特色是“絕對相信詩的抒情性”，並說：“詩對人類精神毫無疑問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或者有著反諷作用。他在每一行每一句裡展示了那種崇高的使命。”庫涅茨開始時寫的詩形式相對來說比較正規，也多少有點晦澀。多年來，他的風格，如同他所說，已經變得“更為簡單，更為開放，更加親切。”他忠實於他早期的大師——濟慈，霍普金斯，晚年的葉芝，玄學派詩人，尤其是布萊克。在庫涅茨的詩裡我們一再看到他創造性地效法布萊克的能力，把具體的直接的同崇高的甚至神秘的結合起來。

他的詩一直迷戀於大自然。他說：“我大半輩子生活在農村。我非常非常需要生活在農村。城市生活令人滿意只有一會兒時間，然而為了保持和恢復我的原始衝動力，我需要農村或海邊：大自然的世界。”庫涅茨小時候在伍斯特市郊外樹林和採石場玩耍。如今很難想像新英格蘭第二大城市郊外是大自然世界的邊區村落，那時是在20世紀頭十年。同樣很難想像它是詩的溫床。但是，庫涅茨的同時代詩人伊麗莎白·畢曉普(1911-79)和查爾斯·奧爾森(1910-70)也出生於伍斯特市。

庫涅茨去哈佛大學求學，師從著名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赫德，並結識了曼哈頓計劃的未來負責人J.羅伯特·奧本海默，他比庫涅茨低一年級。1926年，庫涅茨以最優異的學業成績畢業於英文系，準備攻讀博士學位，但得

了碩士之後不再讀了，因為得到消息說，“英裔美國人對猶太人教英語會感到惱火。”

庫涅茨在《伍斯特市郵電報》報館當記者和編輯。他最難忘的一件事是被派去報導薩柯和萬澤蒂審判事件^①。這是一件大事：他被萬澤蒂的信件大為感動，去紐約找出版社出版。沒有成功，但最後留在了那裡。

他的第一本詩集《智性物》(Intellectual Things)出版於1930年。他以編文學參考書為生，在以後就這樣斷斷續續地編了幾十年。他兩次嘗試務農，第一次在康州，第二次在賓州。第一次婚姻失敗，第二次結婚生女格蕾青，但以離婚而告終。1958年再婚，妻伊莉斯·阿謝爾是畫家和詩人。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拒服兵役者，但最後被徵兵入伍，中士銜。

20年後，他與洛威爾一道組織1956年的反侵越戰爭，把白宮藝術節搞砸了，他自豪地把它視之為“激昂的大失敗”。二次大戰後，羅什克聘他在本寧頓學院教書，以後又在新教學院、布蘭代斯大學、華盛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校任教。他說：“我從沒有接受終身教職，因為我認識到：當寫詩教授而不當在高校教書的詩人對於我來說是致命的一著。”1957年以來，他和阿謝爾來回于普羅文斯敦和格林威士村之間。

庫涅茨是普羅文斯敦美術工作中心的創始者，昨天那裡再次舉行斯坦利·庫涅茨師生公共休息室典禮。“我在30年代訪問普羅文斯敦時，它還是一個沉睡的小村莊，”他說道，“我永遠忘不了在海灘散步的情景……那裡的女子總是戴著闊邊遮陽帽，穿著鬆鬆的長裙。如今改變很大。”如

今改變也很大的是他2000多平方英尺的前園，從六月到十月，他在那裡辛勤勞動。開始時它是一塊沙地，如同他所說，“寸草不生”。他加了土，墊了海草和混合肥，築了一塊塊畦地，把光禿禿的荒地變成了欣欣向榮的園田。“征服一塊土地，”他又說，“把它變成夢想中的美麗，這也是藝術。人不能離開土地。啊，每天我走出園田時，總是感到所需要的鼓舞，把每天的生活變得比小小生命的本身還偉大。”

薩柯(1891-1927)和萬澤蒂(1888-1927)，意大利移民工人，被控告殺人搶劫(1920)，電刑處死(1927)，此案曾引起世界各地抗議，被認為此判決係出於政治偏見。

——譯自《波士頓球報》
2000年8月27日

斯坦利·庫涅茨 詩七首

夏末

紛擾的光線
像動的空氣，
告誡我：這不討喜的一年
將在那天夜晚轉變。

我佇立在有石子的
已經清醒的荳地裡，
感到驚奇，一小條蚯蚓沙沙地
對我唱起我的髓骨之歌。

藍色瀉入夏日的藍天，
一只雄鷹掙脫了無雲的高塔，
青儲窖的頂蓋冒著青煙，我知道
我的一部分生命完結了。

北邊的鐵門鏗啞啞地打開了：
一只只鳥，一片片葉，一堆堆雪
紛紛預定它們陸續到來的席位，
於是殘酷的風呼嘯了起來。

——1958

悲 秋

打從我，一個邈邈的裸體，
爬進世界的
那第一天早晨起，
發現這個世界并不可愛，
我熱切的信念是
這不過是一種考驗：
我將會被改變。
在我的想像中，
我已經在地下度過了
冬天的孵化期，
展開絲亮的粉翅，
爬入空中，像一朵雲，
自由自在地浮游在
水汽籠罩的田野之上，
降落在我喜歡的任何地方，
深入到花管裡。

不是這樣的：那些杯子裡
也許有甘露，但
不是為我準備的。
日日夜夜，在我的肉背上
有兩排小白菌，
整齊地堆在一起，
看起來像是簍子裡的雞蛋。
我被吃掉了一半。
如果我能聚集足夠的力氣，

我將設法藏在石頭下面，
吐絲結一個囊袋，
睡在裡面避寒；
雖然太陽再次接吻大地時，
我知道我將不會在那裡。
一群寄生蠅，將像盜墓賊，
從我的蝶蛹那裡破殼而出，
給我留下空殼。
老兄，你拿著紅色的手剪，
盤旋在我的上方，投下
你的身影，不管你作為
死神的天使或仁慈的天使而來，
我歡迎你。不過
在你把我剪成兩半之前，
請告訴我：誰能了解
天上大毛蟲星的行程*？

——1995

*詩人自喻為最後變成天蛾的天蛾
毛蟲。他從這條毛蟲的視角看，天
上的偉大毛蟲必然是上帝或者是宇
宙中最終的力量。

循 環

今晨陽光潑洒在
淡黃帶粉紅的銀蓮上，
它們的花朵在長莖上擺動；
像小溪流淌似的陽光潑向
蘭色花穗的婆婆納，
蜜蜂的隆肉脊背；
今晨我見到陽光吻
第二次開花的玫瑰花細毛，
我遲開花的植物，帶著
白蘭地酒味綻出新芽。
我不禁為此驚喜。
因此我關上了屋門，
我蹣跚著下樓，
向我的小書房走去，
我坐在半黑暗之中，
俯身於書桌，

眼前引我去看的是
一無所有，除了窗下
一堆膨脹的混合肥料，
發臭的水汽濛濛的陳年堆肥。
於是我拿起筆記本，
開始大聲朗讀
我潦草地寫在
污漬斑斑的紙頁上
依然濕漉漉的詩句：
“（今晨）陽光潑洒……”
當新生活為我開始時，
我不能等到明天，
正如每天都如此，
每天都如此。

——1995

撫摸我

夏天已經，我的心肝。
40年前的話語
採摘於空中，
那時我愛得發狂，
幾乎被撕成兩半，
像今夜風雨交加中
撒得滿地的樹葉。
這是我已遲來的心，
這是我已飛揚了的歌。
戶外整個下午籠罩在
鐵灰色天空之下，
我在花園壅土過冬，
跪向腳下鳴叫的蟋蟀，
其聲彷彿從它們的殼中
蹦了出來；
我像一個小孩似地聽到
從一個小機器裡發出
如此清晰如此勇敢的音樂時
感到十分的驚奇。
什麼使這機器轉動？
慾望，慾望，慾望。

想跳舞的渴望
在這掩蔽的生命裡蠢動。
只有一個季節，
它已經結束了。
任憑風吹雨打的老楊柳
鞭打窗玻璃，任憑
屋樑嘎嘎作響。
親愛的，你可記得
同你結婚的那個男人？
撫摸我，讓我知道我是誰。

——1995

爭 吵

我發怒時講的話
比毆芹籽還輕，
但通過它的一條路
導向我的墳墓，
已付款購買的這塊墓地
座落在特魯羅的
一座小山的鹽鹼地裡，
那兒一株株矮松
俯瞰著海灣。
我在死亡的道路
已走了一多半，
偏離了我的生命力
和我對生命的緊握。
如果我能哭，我要大哭，
但我太老了，不能像
任何人家的小孩。
親愛的，
除了這狂熱的愛，這
厲害的過分的慾火外，
我應當同誰爭吵？

——1979

當我朗誦李白的詩句
“桃花潭水深千尺”時，
我一直想念你，
因為你如此地像毛主席，
自然地變了性，
樣子變苗條了。
愛你是一種
中國的游擊戰。由於
你是腳步輕快的天才，八路軍的
行軍路線不比你的變化更大，
帶著較少的行李出發，
優勢是如此小心謹慎地進攻。
你卻帶著小小的壞心眼
跨著舞步似地離開了。
在寒冷的春雨裡，
當你最後捨棄我時，
我留下可使用的是一無所有
除了在這敵人的品德上
用紅鉛筆寫的語言，
以此用來違約，
不是用他的力量
而是用他的弱點來打我們，
不是用他的健康
而是用他的疾病來殺我們。

寶貝兒，烈性女子，
藍眼睛的小馬駒，
雖然我遲來了十年，
不知你在何方，
這是我要貼在你門上的一張新的留條：
告訴我，
你仍然是山谷的女主人？
什麼樣的戰利品漂向河的下流？
你為何讓我一直等待？

——1971

整個夏天我聽見這些蛇
在灌木叢裡沙沙地游動，
在我的園子裡花、草、樹
一排排的交叉掩護下
比我跑得還快，
從莢迷叢中傳來颯的一聲，
從樹籬裡閃出一個信號，
在一排黃檗叢中，
有一個脈動著的影子。
現在的夜晚已經寒冷，
快將近歲末年尾，我以為
它們在蟄伏期已經走了，
在犀利的霜凍前，已經
游到了陰間。可是不然，
在中午欺騙性的慰藉裡，
這兩條蛇彷彿抵御了
霜打另一個花園的災禍，
顯現於北國雲杉濃蔭的
夾縫裡，搖晃著腦袋，
盤成黃銅色的愛結。
我伸手撫摩它們漂亮的
乾燥的粗砂似的皮膚。
我們畢竟是
這塊土地上的伙伴，
是與上帝立約的連署者。
在我的撫摩下，這宇宙
野蠻的辮子顫抖著。

——1985

在最後的王朝之後

九月裡的蛇

Sketch 素描

Sky blue
Water blue
Sand also blue

Sunset is perfectly round
A yolklake mirage

Two puppies
Trot and pause
Yelp and wag

A weary sampan moors
Waiting for loneliness to approach

Cigarettes
香煙三首

1.
A wisp of lost passion rises,
Then

Floats away. In the sky

2.
Loved you once,
For your slender waist
And snow-white skin,
For your charming strong
fragrance
And emotional ups and downs,

Even for your pale sadness curling
upward
And blush of fire quietly burning
After I kissed you gently.

3.
Oh, even our sighs
Are similar:

A wisp of paleness,
A spark of fire,
A breath of anxiety,
All gone with time
To an unknown place
Beyond the sky.

Symbol of the
Tombstone

墓碑的象徵

Return all emotions
To the earth.

Then
A piece of lasting indifference
Receives all expressions.

Life 人生

A long river
Is waiting for
Swimmers
To swim across

Yet not everyone can swim
The river thus has banks

Life's Modification
人生變調序曲

A man on stage
Must have a face

That is not his.

Mutual 相

The original name for heart
Must be glass

Yesterday in a cafe
The moment we saw each other
We should have heard
The breaking sound of glass

Today, Grandpa
Will Share Out the
Pork

今天，太公要
分豬肉

Today,
Grandpa
Will
Share out the pork.
One chunk for you,
One for him,
One for her,
One for everyone.
You all get a share? Very good,
very good.
As I said before, Grandpa is
always fair.
Ok, everyone is happy now, all of
you are happy.
Oh, you're such a good kid.
I forget to give you a share, but
you never complain.
Oh, you're smart, should know
That eating much pork will change

your figure.
To keep fit and beautiful,
It's better not to eat pork.

Thin 薄

The world is thin
Paper thin
Human relationship thin

Thin human relationship
Is heavily and
Thickly
Written on the
Thin paper

Human relationship
Is thin
Paper
Thin
The world
Very
Thin

But thin bills are not very thin

Which are
thickly and
Heavily
Paved on
Thin human relationship

So
thin human relationship
Isn't thin anymore
Thin bills
No longer thin

The world
Also
No
Longer
thin

Wall 牆

Bricks
Red bricks
Are laid
Into
A wall
To separate the world
Into
Inside and
Outside

Inside is red
Outside is red too
But someone just
Wants to whitewash
Both sides
And apply
Other
Colors

Philosophy—History y

哲學——歷史

A circle
Resembles the sun

Very great

A parabola
Resembles the wave
Very great

A straight line
Resembles a sword
Very great

A point
Just a point
Is not very great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企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里爾克詩三首

張索時◎譯

海之歌

(卡普里，皮科拉·馬里納)

原始的海的氣息，
傍夜的海風，
你漫無目的地流蕩；
人不寐，
一定看見，自己如何
忍你的熬煎：
原始的海的氣息啣，
吹呀吹，
彷彿只為向古岩，
鴻濛初闢的大地
從遠方奔湧向前……

哦，高踞於月光下，
茁長的無花果樹，
何等切膚對你的身感。

皮科拉·馬里納是那不勒斯灣入海口附近的小海灘。

指海。

威尼斯的早晨

——獻給里夏德·貝爾——霍夫曼

寵若王侯的華窗終日垂顧，
常令人受到顯赫的煩擾的
城市，在天光
水色溶融處不斷

自我塑形，無論是什麼時候。
每日早晨她昨天佩戴的

蛋白石首飾必先呈上來，
而一串鏡影從運河映出
數度勾起往日記憶：
她這才委身入懷

如迎接宙斯的寧芙。
她耳邊的明璫響丁冬；
只見她舉起聖喬治馬焦雷，
無拘束地笑對這迷人的寶貝。

奧地利詩人。里爾克曾向他請益有關威尼斯的事情。

“她”，指威尼斯。“蛋白石首飾”，指天上的白雲。

神話中的山林水澤女神。以寧芙(Nymphe)喻威尼斯。以大神宙斯(Zeus)喻天，而威尼斯初沐晨光如委身入懷，設喻精妙。

屬於威尼斯的一個小島。

陽台上的仕女*

突然她裹著風光耀耀地
踏入光明，彷彿拔萃而出，
屋溜滑像是磨過，
填黑屋門敞現的空白，

宛若玉石浮雕的背景，
浮雕週邊閃閃發光；
你遂悟到，她時逢黃昏
才出屋，還為來

倚欄，而且雙手
撫欄，——做到完全放鬆；
恍如被身後那排屋呈給
引動萬物的天。

*作者以其所揣度的“仕女”的心意，來作想像性描寫。這“意”是想像出來的。於是作者與“仕

給一位年輕詩人的兩封信

◎非馬

I

從我先前寄給你的一篇題為〈有詩為證〉的隨筆裡，你也許可以看出，對於詩，我也不是那麼信心滿滿的。但我相信，即使在E-時代，人們還是不可能沒有詩的。只是由於社會的多元化，詩不會像以往那樣有眾多的讀者。就像古典音樂及其它藝術一樣，對象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寫詩，或成為我們不繼續寫詩的理由。

我寫詩，主要是因為寫詩使我快樂。我本來可以用寫詩的時間及精力去做別的。比如做生意賺錢啦，做官攬威權啦，搞活動出鋒頭啦，上舞廳跳舞啦，一動不動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啦，甚至整天躺在床上睡懶覺啦……但這些活動（或不活動）都無法像寫詩般給我那麼大的樂趣與滿足。權衡之下，我當然選擇寫詩，雖然我明知詩人不再可能成為英雄。其實在這個沒有英雄的年代，又有誰能真正成為持久的英雄呢？電影明星嗎？歌星嗎？體育明星嗎？商場大亨嗎？部長總統嗎？而且，當了英雄又怎麼樣？他們真個個都幸福快樂嗎？幾年以後，還有幾個人會記得或知道他們？

寫詩的另一個收穫是藉它我可以與人溝通。（如果不是因為寫詩，相信你我不會有機緣認識。）它讓我有機會去了解並影響別人及社會。名聲地位，有當然好

，但並不是那麼重要，更不是終

極目的。名聲及地位的有無及大小，只反映在影響的有無及大小上面，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其積極的意義。所以當你指出，由於我的詩較易被模仿，如果先讀到受我詩風影響的詩人寫出的“非非馬創作的非馬式的詩”，再回過頭來看貨真價實的非馬詩時，我的詩就多少失去了新鮮感及魅力。你因此為我抱不平，說我“創造了，但模仿者可能後來居上了”。對於這個事實，我很少介意或感到委屈。原因是我覺得，對整個人類的文化來說，重要的是增添了一首好詩，而不是我寫的或你寫的或他寫的。許多時候，當我讀到別的詩人寫的一首好詩時，我總會衷心感到喜悅，就如同它是我自己寫的一般。基於同樣的心理，每次當我聽到一段好音樂或看到一幅好畫時，我很少刻意去找出作者是誰。我只在心裡頭高興並感激這位有才華的藝術家，創造並留給了我們這麼美好的東西。是這種“不必在我”的認知，讓我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焦慮、猜忌與煩惱，因而較能常保心靈的寧靜與愉快。何況正如你所說，能推動一種詩風，于我已是一樁可慰可喜的事了。

很高興你同意我在〈詩人與後現代〉一文裡對詩的看法。至于你覺得那可商榷的“詩必須是詩”一項，我想不是你誤解了我的意思，便是我說得不够清楚。我對詩的定義其實相當寬廣。只要能給出詩意，詩的“樣子”並不

是那麼重要，更不是非固定不可（我其實不喜歡固定的東西）。對於詩（也包括其它藝術），創新的嘗試與試驗是絕對必要的，但求新的目的是為了增加詩意及拓展詩的可能性。我反對的是故弄玄虛，把詩搞成了無詩意、令人困惑氣悶的“四不像的雜碎”。

希望能繼續聽到你對詩的看法，並讀到你寫出的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0年8月1日于芝加哥

II

你在來信裡說你一直在疑慮→克服疑慮→疑慮的起伏循環中寫詩與讀詩。其實這是相當普遍且正常的現象。生命本來就是在矛盾的不斷產生與克服中得到進展與完成。我想即使是最偉大的哲人，恐怕也不可能不時常對生命發出疑問吧？何況，正如我們在遊山玩水時發現的，過程中的甘苦，往往比抵達目的地所得到的樂趣更深刻，更耐人尋味。

你說寫詩不是因為它使你快樂（有快樂，但通常只維持一兩天，至多一星期），而是寫詩讓你覺得充實。這正好同我在〈有詩為證〉那篇隨筆中說過的：“有詩的日子，充實而美滿，陽光都分外明亮，使我覺得這一天沒白活”，不謀而合。的確，對於一個詩人來說，寫詩所得到的快樂只是也最好是短暫的。如果一個詩人寫成了一首稍為像樣的詩，便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個沒完沒了，那麼他便不可能再去作更高的追求，而他這輩子大概也只有那麼一首詩了。許多詩人在成名以後便趨于沉寂，也許多少同這有關吧？

你又說後現代的創作觀與作品一直給你很大的困擾，使你懷疑自己的閱讀能力與接受新事物的胸懷，也懷疑那些後現代作者們的寫作能力與寫作誠意。其實後現代的現象並不只存在于文學界。它不是孤立的，我們幾乎能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裡看到它的存在。它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如果一個詩人認同那種玩票式的生活態度，那麼他寫出來的詩自然而然地便成為後現代作品，也許便能擁有一批持有同樣態度的讀者。我比較喜歡美國這個國家，是因為它的社會比較寬容，古典的，現代的，後現代的，並存不悖，各有各的觀眾、聽眾或讀者。其實在美國詩壇

，因為缺乏讀者及市場，後現代詩早已退潮。我接觸到的美國詩人，至少在中西部，幾乎沒有人寫什麼後現代詩。去年來自中國的作家哈金以他寫實的英文小說《等待》獲得美國全國書獎，也多少說明了當前美國文壇的趨向。

我曾在〈鋪天蓋地話網絡〉一文的結尾，談到我對後現代的看法，摘錄在下面供你參考，並希望聽聽你的反應與意見：

“不管電腦網絡如何發展變化，也不管未來的主流是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我想文學裡有些東西是不變的，除非你不叫它文學。這些東西包括文學的固有特性及功能。

詩人愛略特說過‘詩必須給與樂趣及人生影響。不能產生這兩種效果的，就不是詩。’又說‘“傳統詩”和“自由詩”的區別是不存在的。因為只有好詩、壞詩和一團糟而已。’我對“現代詩”和“後現代詩”（或文學）的看法也是如此。一個作家必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生命價值觀以及對人文理性的信心，不能為了迎合討好而去隨波逐流，或玩弄時髦的新花樣，製造一大堆浮光掠影、隨着隨去的文學垃圾。另一方面，他也不該拘泥保守或局限自己。為了達到文學必須感動人並同讀者溝通這個基本要求，他可以也應該‘不擇手段’，包括利用有聲有色、鋪天蓋地的電腦網絡。”

祝你愉快！

非馬，2000年9月4日于芝加哥

回歸不是重複

◎秦松

——詩畫手札

從第一自然出發，從第三自然回歸，以詩畫人的視覺看，自然，再不是原來的自然。此之為反傳統的現實回歸，反傳統反自然主義，並不反自然的現實。尤其是遭破壞的生態與人文生態，乃詩畫人所關愛的，所要面對創作的。也是新世紀的憂患意識。

●時下有很多詩論，僅止於討論評介技巧與形式，從未見到有人談論詩與詩人的精神性與思想性。雖然，技巧與形式很重要，內涵與形式不可分。然而，內涵先於形式，精神性與思想性又決定內涵。

詩是生命的經歷，生命的存亡與感受，不僅是表象皮面的“美衰”而已。內在人性的醜惡一如外在現實的醜惡。都是吾人的經

歷，因此，詩已不止是行雲流水，美與情的問題，當然，至終還是要回歸到美與情的感動上。然則，正如前面所說的，回歸不是還原，所有的生命經歷，各有“相似”，絕無“重複”，“複製”是科學上的技巧，絕非“藝術”。科技對吾人現實生活上有益，對藝術創作有時候是有害的。

●“白話詩”這個名詞早已死亡，從白話“詩”後，“白話”已不存在。說話是聽覺的，寫詩是視覺的，詩與話的分別大致如此，正如詩與歌的不同。

“詩歌”早該分“屍”了。現在還有人叫“詩歌”，不是“歌星”就是死人。

《新大陸》詩刊九週年紀念號上，有佑子談“詩歌”的分家很

好很清楚，從文意上看很情急，且把怒火按捺下來，改用風言，意理清楚正直。事實上“詩歌”分家論或曰分屍案，問題很簡單已結“案”，可不必浪費那麼多的筆墨。佑子是否“秀陶”？（此乃題外話）如若非也，也請勿怪，這是我的直覺。

●所謂大詩人與小詩人的大小不同，就是精神性與思想性的不同，並非是形式與技巧的不同。

當詩發生問題，要來革命，由於精神性與思想性的貧弱，技巧與形式千篇一律，不要說欣賞者厭煩，作者也應當自覺不耐煩。

直覺滿足於欣賞，創作則完成於知性。然則，創作與欣賞都不可或缺視野與識見。

●靈感是精神的爆發力。

吉光片羽，心與宇宙等同，越過體能的想像力。這並非詩人的虛妄。

雕蟲小技，餘末之末，必以氣勢破之。

內涵決定形式，小詩如枝葉的點綴，則容不下森林的質量。絕句就是“絕”句，斷章就是“斷”章。詩是詩，散文是散文，詩與散文分行不同，在我〈戲雪〉一詩後的“詩餘”即是散文分行，這是易於分別的。請見《新大陸》五十六期，2000年二月號。

有一種散文詩是不分行的，但是必須是非散文的文思與文法，才成為散文詩，所以也不必用散文的標點符號也。歌是歌，詩是詩，文言與白話都可以用來成詩，所以說，文白雜化，自由到底。毫無框框來自囿。

●無限的想像力，無限的可能性，在生命與藝術的規律上，完成文字生命的極限，也即是吾人生命潛力新的精神冒險，當不為過。

每個世代的新精神與前衛創作，都被舊世代視為“異端”，也不足為怪，此即自然的現實規律，非藝術想像規律。吾人總以此規律，突破此規律，與時代思潮共滾進，令“異端”而“常態”，又產生了下個“異端”，此也是創作生命的規律。

●新詩與現代詩，不受限於白話與文言，基於表現上的需要，與文字藝術的視覺感受與感動。純粹又不純粹，絕對又不絕對，內在又外在，將不致於僵化成“絕境”而哀嘆。

時下的白話“文藝腔”與流行樂的“噪音”，應當從詩藝術裡排除。年青一代的“網路詩”，則更是視覺的吧！聽覺的則成MTV了。

創作可能不是“學術”，理論也不是在編著學校“教材”。然乎？

說詩小札

◎黃伯飛

●詩的負面與正面

詩的負面不外是牢騷和想像之中的幻想和妄想；詩的正面卻是一隻從火焰中飛昇的鳳凰，寫詩的人更是無時不看到，感到火焰之熾烈。

上面所說的鳳凰是埃及神話中的鳳凰，古埃及人認為這隻鳳凰可以活五六個世紀，它引火自焚，然後從灰燼中，活潑壯健一如雛鳳般地飛騰上升。

●一隻鳳雛的成長

一首詩之成長，有似一隻鳳雛頻頻啄破蛋殼，而後掙扎出來，而後立足，而後經過幾個時期，而後展翅騰飛，而後翱翔於了無拘礙的天宇。

●如何了解一個詩人

想認真了解一個詩人的作品，不很容易；不很容易是因為首先要讀識他所有的文字：每個字的涵義，涵義中所囊括的明喻、隱喻。想認真了解一個詩人之為人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為必須要深入到他內心的泉源，思維的路線，行為與內心之矛盾、衝突與糾正。詩人的作品是他外在的表現；詩人的為人是他內在的涵養。外在的表現可以從技巧上定個高低，內在的涵養卻還不是單從文藝心理學方面的分析就可以刻板地加以鑑定的。

●詩與人生煩惱

今晨早醒，昨夜與朋友談及人生的煩惱，想起寫過一首白話古

體詩，詩題是〈人生〉：

人生如泊車，不慌也不忙，
多轉一個圈，必然有地方。

因為不能再睡，於是把這個形式，套在“作詩”的這個念頭上，於是有了下面四句：

作詩作不出 別急也別慌
幾番功夫到 長夜見天光

●詩來

詩來——它是很霸道的。不容任何其他的念頭侵入它的思路，它使出渾身解數，堅持這個詩蕊，在一個時間內，循循綻放；更要它成為飽滿的花朵而更結出壯碩的的果子來。詩來——它硬是要在空前絕後的時間，佔據一個獨一無二的空間。

●萬卷書和萬里路

詩人不獨可讀萬卷書，猶須能行萬里路。屈原若不是慘遭誣陷放逐江湖；杜甫若不是身經戰亂而流離跋涉，料想不會發生這麼懇切、動人的感情，以高妙的文字把所見、所聞、所受、所謂“動心忍性”的“情結”，一一解開，形諸楮墨之間。雖說情感係人人所有，但情感如何被激發而成為詩、詞與一般之文藝，在創作過程中，必含有許多——或還是許許多多說不清楚的因素，這些因素一部份可於書籍中借來，大部份卻是來自自家心中。所以儘管多讀仍未足用，仍須多行——行在人情往來，世相宏觀的實在經驗裡，這樣搓揉塑造出來的一個詩人，即使放在任何一個框框裡，他或她亦能超越空間時間之拘囿而活生生地活在人們的心靈上。

血淚的見證

——讀台客的《見震921》

◎鄭建青

新近收到由台灣文學街出版社出版的台灣詩人台客先生的詩集《見震921》。讀罷此書，心中感到既沉痛又感動。沉痛的是，這場百年巨震給蒼生帶來的災難實在巨大，彷彿烙在心中的傷痕，令人難以忘卻；感動的是，詩人台客在地震之後五次深入震災區，拍攝了許多珍貴和具有史料價值的鏡頭，並在震後一個月裡寫下五十首“見震”詩及震後百日裡寫出十篇“見震”散文。在這本沉甸甸的書中，詩人台客充當了一次新聞記者和史官，讓他的見震成為一幅幅、一篇篇、一首首震撼心靈的見證。

《見震921》可以說是一本圖文並茂的地震實錄，詩人從諸方面見證了天災人禍，歌頌了人性善良的一面，鞭撻了人性醜惡的一面，讚揚了八方救援，也對地震產生的後果進行了反思。地震一過，為了保存一份寶貴的見證，身為詩人的台客便身不由己、義不容辭地拿起他的筆，用他“最熟悉的詩的手法”去記錄每天的喜怒哀樂。請讀《那一夜，天搖地在動》：

那一夜，天搖地在動
一排排的屋宇
像一塊塊巧克力
不停地被擠壓
蹂躪、撕裂著
啊！轟然倒地

那一夜，天搖地在動
睡眼惺忪中
人群四處奔走呼嘯

磚牆、樑柱、門窗
一個個都成冷面殺手
向你襲擊

那一夜，天搖地在動
血，汨汨地流淌
流淌成兩千餘個問號
它們以血塊以殘肢
紛紛地追問
這世界究竟怎麼了？

這五十首“見震”詩，詩短小精悍，情真意切，大多為三節，每節四行，極精煉地抒發了詩人的悲情。這本飽含悲痛的詩集還有一個鮮明的特色，即每首詩附有一段精約的後記。詩重在抒情，後記則重在紀實，二者互補，極具強烈的感染力。不妨抄錄一首〈重量〉證之：

一斤？百斤？千斤？
生命的重量
究竟值好多
平時，我也不清楚

當大災難來時
妻啊！讓我們緊緊相擁
讓為夫把那萬斤的大樑輕輕
挑起，死，我們也不分離

後記：北市東星大樓倒塌，現場挖掘出一對罹難夫婦，緊緊相擁著被倒塌的樑柱壓住，先生以整個身體護住妻子，彷彿要以他的背抗拒住所有的重量。

此詩以丈夫的口氣提出一個生命重量的問題。或許日常生活中操心的事情太多，他無暇考慮自己的生命價值。但當災難臨頭、萬

斤大樑壓來時，為了保護妻子，為了死都不能分離的愛情，他卻能用輕微的生命去抗拒。只輕輕一挑，便顯示了生命和愛的重量。

由於詩人寫詩的目的是為了保存一份見證，詩後記便顯得尤為重要。僅從〈重量〉這首詩看，後記不僅是該詩的原始材料，亦能幫助讀者完整地理解詩義，更能为歷史記錄一段痛苦的片段。如果說〈重量〉重在抒情、發人深省，這段後記則赤裸裸地描述了地震造成的慘狀，令人悲慟。台客的五十首“見震”詩均附有後記。這些後記既有史料的價值，又為詩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足見詩人為九二一大地震、為下一代保存一份見證的良苦用心。作為詩人，台客為地震作見證的天職堪為楷模。

當然，《見震921》一書並不僅僅是作者本人的見震，它引領每一位讀者去感受這場地震帶來的強烈傷痛。這本書的出版還說明，不是新聞記者的台客具有記者般的敏銳眼光，不是史家的台客具有史家般的責任感，這都是因為他具有一顆與時代一起激烈跳動的詩心。真正的詩人所應該做的，是為百姓的痛苦而寫、為時代的悲傷而呼，而詩人台客正是本著這樣的精神去做的。正如他在序中所說，他創作此書的目的是“希望九二一大地震後一個月內所發生的人、事、物，不因時光的流逝，而從我們的記憶裡消褪。甚至幾年幾十年之後，我們的下一代閱讀到這一本詩集，也能從中感受到當年九二一大地震對台灣造成的危害與震撼，因而有所警惕。如此，則吾願足矣！”他的這一份見證，在詩壇上，的確是別具一格、獨領風騷的

一、時代

托瑪斯(D. Thomas, 1914-1953)的抒情詩是二十世紀浪漫主義最具感染力的詩作之一，可惜他留下來的作品不多。雖然，他的詩差不多全以英語寫成，很少使用塞爾特威爾斯母語，但仍可算是大不列顛詩人中最威爾斯式的抒情詩人。塞爾特Celtic是北歐羅馬時代前的古老民族，多數散居於愛爾蘭和蘇格蘭高地。威爾斯Welsh和蓋爾Gaelic兩種語言皆源於塞爾特民族。該民族的個人特性極強，從古代留下有很精緻的工藝品。近代塞爾特裔的名詩人作家有喬埃斯和葉慈、奧登，他們皆是托瑪斯年青時在文化與生活中的同輩。

二、戴倫和迪倫

托瑪斯作品中含有的觀念、意象、情調和音韻皆反映著威爾斯文化遺蹟。他具有極敏銳的音感和一副渾厚寬廣的嗓子，不下於略帶沙啞聲的葉慈，喬埃斯也是一個能歌者。因此他們的詩，對後來的讀者依然還具有一種令人難以忘懷的聽覺效果（筆者幸有機會在洛杉磯市立中心圖書館珍藏的錄音帶聽過他們的巡迴講話和詩歌朗誦，從而得到感動和肯定）。1964年，美國總統甘迺迪被刺後，越戰更加激烈。反戰的搖滾樂貓王歌手巴布司馬曼崛起，把他原有的猶太名字改為Bob Dylan（巴布迪倫），仿效誦唱托瑪斯式的詩歌，成了巨富。

三、生平

托瑪斯生於威爾斯說英語的天鵝海自治地區(Swan Sea)，爸爸是一位極有教養但不很實際的後尼采主義無神論的英文老師，雖然世代是小農民，在聖經與神話的氛圍長大，但他極想成為詩人，推崇不列顛文化。托瑪斯一方面繼承了父親的才智和文學才華、樸素與虔誠，另一方面也具有母親慷慨而多愁善感的性格。求學時，他極崇拜法國象徵派詩人藍波，在天鵝海初級中學那段時間除了為學校的雜誌撰文外，則別無特別之處。

四、最優美的現代詩

托瑪斯曾為生計，當過短時期的記者，間歇性做過業餘演員。1933年左右，他認識了一個在一家小報Sunday Referee當詩專欄編輯，名叫Victor Newburg的猶太人，除了刊出他的詩作外，並將之喻為The best modernist poem I have yet received（最優美的現代詩），此舉使他名震不列顛的現代文壇。

托瑪斯從小就是個迷信的人，因此他避過了邪教的影響，永遠是個基督徒。不過西方魔術和邪教的象徵、概念早已滲入托氏的下意識和作品內。就是這個緣故，他的作品所涉皆是性慾、死亡和時間等主題。他雖然未接受過精神分析學的訓練，但他受了喬埃斯和弗洛伊德的洗禮，故其作品新鮮而超越了古老英國浪漫派和法國象徵派的技巧。

五、詩作

托瑪斯在1934年發表首部作品集《詩十八首》，隨後即遷居倫敦，1936年發表了第二部作品《詩二十五首》（這部詩集在出版一年後賣了三萬本）。其間他獲得西韋爾特及其他詩人的讚譽，認為其詩形式多樣並具原創性。

他的作品雖然即時得到了肯定，但經濟情況並未見改善。1937年他與失了業的歌手麥克娜瑪拉小姐結婚，之後成了身為三個小孩的父親，使他的生活更加吃力，差不多一生借貸度日，酒精過度。他曾為英國政府紀錄文件，替新聞部編寫廣播稿，隨後又四度前來美國，從紐約到洛杉磯作巡迴演講，為聽眾朗讀他的一百多首詩作。但是，來回奔波再加上緊湊的計劃妨礙創作，因之後期極少發表詩，轉而寫小說、自傳篇和劇本。在美國那段時間，他有可觀收入，卻不存一文。

托瑪斯彷彿早就知道自己的壽命短暫，所以憑藉自己的天賦表演，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他認為是讀者期望中的詩人。最初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命中注定要早逝的結核病詩人，形象有如濟慈一樣。後來又塑造了一個毀於女人和烈酒的威爾斯吟遊詩人的狂放形象。酗酒使他併發肺炎，在巡迴誦詩途中卒於紐約市，年僅三十九歲。那時正是戰後英美兩國文化處於脫胎換骨時期，一個走紅的天才詩人的遭遇和下場產生了很大的社會衝擊，引起了劇烈的爭議。

七、沉悶的藝術

托瑪斯以滿腔熱情沉迷於詩作，認為是一種Sullen Art——沉悶的藝術。他是位才氣絕頂，有時甚至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藝術家。這十分符合他塞爾特人的民族性，喬埃斯的《尤利斯》和《一個年青藝術家的畫像》，也是民族性的產品。為了回應喬氏，托氏也寫了《作為一條小狗的一個年青藝術家畫像》，指出藝術家要有奔放的形象。托氏的詩作有如在他百種以上的版本裡的一首詩〈Fern Hill〉（蕨嶺）所揭示的那樣！他早期的詩作內容比較複雜、晦澀難懂，音韻形式也比較簡單、直觀；後期的作品則有所改變，內容較為簡明，而音韻則較為複雜。去世前寫的一些詩全面地反映了他神奇偶然的片刻，正如喬埃斯所說的Epiphany（靈光一剎），托瑪斯以成人的角度重塑兒童天真無邪的方式來回憶往事，透著哀婉的情調。人們通常認為托氏的詩含意隱晦，色彩灰暗，該非正確的看法。

八、作品

托瑪斯也有色情作品流傳，但他最好的應詩見諸於《詩十八首》、《詩二十五首》、《愛之圖》(1939)、《死亡與人口》(1946)、《鄉間小憩》(1952)。托氏的最佳散文作品包括自傳性短篇《威爾斯兒童的聖誕節》(1955)和《作為一條小狗的藝術家畫像》(1940)，未寫完的小說《獸皮貿易的風險》(1955)和趣味橫溢的戲劇《奶樹林下》(1954年出版)。



●張
莖

湊熱鬧之外

閱讀最近幾期《新大陸詩刊》，以為一場嚴肅的文藝論戰已然開展。但細讀之後，才知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由於第五十七期佑子先生發表了一篇評論文字〈中國有人？中國無人！——綠原譯《里爾克詩選》讀後〉，引起了小小的迴響。先後有讀者致函詩刊，表示一己的看法，我卻看得頗為茫然。

先談曉明先生的反駁文章〈文化能夠這樣交流嗎？——與佑子先生商榷〉，通篇未見針對佑子所寫評論要點作探討辯正，只見情緒性的反應，不免令人遺憾。佑文是一篇就事論事的文學批評散論，好壞自有公評，與文化交流實在扯不上什麼關係；批評就是批評，尖銳的批判與謾罵應該有所區別，如果文學批評會傷害大陸同胞感情，這種說法未免太過離奇。

我們相信一個名不副實的作家與翻譯者，往往較之一個不稱職的教師，更要誤人子弟。因此，一位既能又敢講真話的評人，挺身而出，做一番導引糾正的工作，無論如何都值得我們稱許肯定，絕不可鄉愿。

另外一位署名劉耀中的讀者投書〈也談里爾克〉，初讀似乎也在探討佑文論點，豈知全篇竟無一字與該文有關，僅僅是湊熱鬧而已。本來湊熱鬧原無可厚非，

惟詩刊園地有限，篇幅寶貴，應給予一些紮實的作品更多的發表空間才好。

提到詩刊篇幅，我常看到有些譯述文字，洋洋灑灑，動輒數千言，如長江大河，那種從百科全書或者電腦網路下載的過時資料，也許譯者寫得過癮，發表時又不亦樂乎，然而卻讓讀者索然無味。我懷疑讀得下去的讀者，究竟有多少？

在湊熱鬧之外，我想我們的胸襟要開闊一點，千萬不要喪失了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詩訊

●原《新大陸》詩雙月刊創辦人兼主編之一的詩人陳本銘，不幸於今年九月廿八日因癌症病逝於美國加州阿罕布拉市仁愛醫院，享年五十四歲。詩人生前對海外華文詩壇（特別是越南和美國）貢獻良多，直至去世前猶創作不輟。詩人喪禮於十月八日在洛杉磯中華殯儀館舉行，採佛教儀式，詩友前往致祭者眾，備極哀榮。另遠在越南的詩友亦同時為陳本銘在胡志明市天虹大酒店頂樓舉辦燭光追悼晚會。《新大陸》本期並出版《詩人陳本銘紀念特輯》。

●新加坡著名詩人王潤華、淡瑩伉儷於十一月初抵洛杉磯參加此間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會議後，在詩人張錯家作客，其間張錯並作東宴請王氏伉儷及新大陸主編陳銘華等。王氏伉儷隨後將前往美國各地旅遊才轉返新加坡。

●《傾向》文學雜誌總編輯貝嶺及執行主編孟浪於參加此間“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會議後當晚，走訪《新大陸》主編陳銘華，雙方歡聚並交換刊物。

●廣東省梅州市舉辦的“李金髮詩歌研討會”，經於今年十月下旬成功召開，北美多位華文詩人、學者皆獲邀請參加。

●廣東省汕頭大學與汕頭市政府聯合舉辦的“第十一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暨第二屆海內外潮人作家作品國際研討會”經於今年11月25-27日在汕頭大學學術交流中心召開，《新大陸》顧問、詩人非馬前往參加。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離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